

# 魂之詩

作者: 3D八爪魚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序

我躺在一個靜穆的白色房間之中。天花、地板、床單都是單調乏味的純白，相形之下我自認保養得宜的肌膚亦顯得暗啞。閉上眼睛後我假想房間以外的一切全部消失，自己成為了世界的唯一。

「放輕鬆，不用感到緊張。過程不會痛，也不會做成不良影響。」女聲溫柔的說道。

我點點頭，低啞作回應。

「現在看著萬花筒中心，身體隨每一次呼氣放鬆。」

我張開眼睛，直視從天花降下的球形機器。球體呈放射狀打開，黑色的內部閃爍著五彩斑斕的燈光，好像演唱會台下揮動的螢光棒。

「每一次呼氣身體都要比上一秒更放鬆，像晚上徐徐飄入夢鄉般。不要抵抗任何變化，放鬆心神接受一切。」

世界像拉長了的橡皮筋，重心從身上抽離，重力放開束縛，我飄入機器裡，被黑暗和彩光包圍。球體漸漸合上，我失去了形體。

「靈魂倒模完成。」

# 黑暗中浮沉

我以外是無盡的黑暗，點點彩光在空中懸浮。我現在是身處萬里深海之底還是星空宇宙之中，也許已經沒有計較的意義。

彩光閃爍輝映的是我的記憶，構成人格的根源，別人願意花大錢所買下，我最珍貴的重要之物。

從第三方角度觀看自己的記憶，實在是很超現實的體驗。要說是『觀看』也不太對，失去形體的我沒有眼睛，所謂的觀看只是一種概念。

我出生於小康之家，父親是朝九晚八的白領，母親是全職主婦。求學時期，我每天專心上課努力讀書，與同學關係良好，亦交有知己良朋，就如中文閱讀理解文本裡常見的模範學生。

在師生眼中，我就是一個讀書和體育成績都不錯的好學生，但亦不過如此罷了。我嘗試過爭取表現，可是考試成績從來都在十名以外，體育比賽亦是三甲不入。相比操行惡劣但校賽成績彪炳的運動健將，或者宅頭宅腦但年年考試第一的高材生，我的才能就是如此的平庸，畢業過後就會如同透明人一樣，從所有師生的印象中消失。

靈魂倒模，指的是以納米機械從細胞層級複製大腦，把意識數據化這回事。將倒模的人工大腦置於不同義體之中，進行各種不同範疇的工作。簡而言之，就是以活人為原型造出仿真人。

根據不同用途，倒模後原型能收到的酬金亦大不同。我當時簽下的同意書，確定我的倒模會用作仿真情人的AI。未來，當我甦醒過來，我將成為某個男人的女朋友或妻子，不求回報，直到停機前永遠侍奉他。

根據社會大眾的主流想法，靈魂倒模就是將自己的靈魂賣掉。像我這種類型，更難聽的說法，是出賣靈魂去賣春。

「靈魂是無價的，為其標上多少價錢都是賤賣。」以上的大道理人人都會說。可是，憑我的才幹，窮盡半生的努力都未必能賺到那個價錢。假如以酬金作投資，賺到的回報甚至能翻幾倍。拋開表面的道德思想，這是一場穩賺不賠的交易。

不是為了幫父母償還欠債，也不是妹妹身患絕症而急需巨款。單單就因為有賺頭而進行靈魂倒模，以前稱讚我品學兼優的長輩們知道後一定會跌碎下巴。

我的原型已經收到酬金了吧，被父母知道後大概會挨一頓大罵，但見我健康良好後很快便會原諒我

。到了晚飯時間，一家人共聚一桌樂也融融，像八點檔每集的結局般。

父母的臉，已經想不起來了。為避免影響原型的生活，倒模的記憶會經過修改，確保人際關係能與原型分隔。不過，記憶是構成性格的基石，過份修改就像加入過多添加劑，本末倒置只會使成品變質。由此推斷，我的記憶應該有八成以上的真實性，只有部份細節認知經刪減而模糊不清。

彩光朝我靠攏，五彩斑斕的光凝聚起來化成耀眼的白色，續漸構成了我的形體。黑暗空間急速收窄，化為牆壁把我的身體緊緊夾住。頭頂盡頭綻放眩目光芒，空間壓力將我推向光明，直到我成為光輝的一部份。

# 甦醒

白光背後隱約看見一片天空，我眨動眼睛，嘗試適應刺眼的豔陽。飽和的噪音巨響貫穿耳道，吹拂而過的風要將毛囊連根拔起，衝擊五感的刺激在大腦內炸開，頭殼像顆不斷充氣的汽球，中心爆發出欲裂的劇痛……

「不用勉強自己立即起來，閉上眼睛深呼吸，身體盡量放鬆。」女聲溫柔的說，「可以慢慢來，不用急。」

我聽從指示，閉上刺痛的眼睛。深吸氣，呼氣，感覺到胸膛內心臟的脈動。衝擊感官的資訊開始得到整理，我聽到海浪的節奏，空中信天翁的鳴叫，拂過臉頰的咸腥氣味。

我坐立起來，緩緩張開眼睛，映入眼簾是一幅海天一色的油畫。我環視周圍看到了金黃色的沙灘，自己坐於一副像棺材的機械裝置之中。我在教科書裡看過，那是專為仿真人設計的維生倉。

仿真人理應在服務站被喚醒，專用的黑房有隔絕外界資訊的功能，以防過量感官訊號損壞傳感器。日正當中的豔陽把頭皮曬得熾熱，這兒怎麼看也是戶外，還是充滿感官刺激的沙灘，絕非適合喚醒的地方。難道仿真人也會造夢嗎？

「身體好點了嗎？」

我順著聲音望去，說話來自可愛的少女。咖啡色波浪般的長曲卷髮，一雙明亮的紫色大眼睛，眼簾上畫著濃厚的眼妝，散發出時尚氣質。黑色吊帶一字肩上衣，淺藍色百摺裙，一副清涼的裝扮。然而，這身衣裝和沙灘格格不入。

少女眨動大眼睛，翹長的睫毛像會發出靜電。察覺到她在等待我的回應，我點頭，帶著不確定的「嗯。」一聲。

「我的名字是Hina，H-I-N-A，Hina。」少女水潤的雙唇一開一合的說。

名字從腦中浮現，「祐嘉，保佑的『祐』；嘉許的『嘉』，我是祐嘉。」這真的是我的名字嗎？雖然本能上並未感覺到違和感，但這也可能是廠商給我設定的『新名字』。也罷，反正我也沒有作出懷疑的根據。

「祐嘉小姐，你好，請多多指教。」Hina微笑，大眼睛向下一瞥，白淨的臉蛋急速紅潤起來，好像有煙會從頭頂冒出。

我低頭，發現自己一絲不掛。

反射性的伸手遮掩，發自內心的尖叫衝出喉嚨，被我的尖叫嚇到的Hina也跟著大叫。

「對不起！」Hina掩住眼睛跑開，於數步的距離外蹲下。「前方的匣子裡有替換的衣服，請換好後再叫我！」

維生倉的末端有一個突起的手把，拉開匣子內裡放著防水膠袋密封的包裹。

「不能看啊！」我大聲喊道。

「我發誓絕對不會偷看！」

我拆開包裝，倒出內容物。

白色短袖襯衫配以海藍色的衣領.....

及膝長的海藍色百摺裙.....

水手服，開玩笑嗎？

包裡還有一個鏡盒，打開後鏡中映照著一張熟悉的臉孔。藍色的眼睛，精緻的五官，兩條黑色麻花辮低垂在肩上。

「祐嘉小姐，請不要穿鞋和襪，在沙灘走路會進沙子的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沒有選擇的餘地，我無奈地穿上唯一的衣服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違和感。我再三翻找，於包裝底下找到一副厚框眼鏡，戴上後感覺好多了，或許是原型的我留下的習慣吧。

認真一說，到現時為止我都沒有自己已為非人的自覺。電影裡常有機械人以為自己是人類的情節，但是，也有人類以為自己是機械人的發展。我低頭看著一對手，白裡透紅的玉臂底下甚至能看見靜脈，假如割開這吹彈可破的皮膚，到底會露出蝦肉色的肌肉束還是五顏六色的電線呢？

我要的答案就寫在左手手心上，皮膚下透出白色的七劃管顯示現在是正午十二時二分，輕點後畫面一轉顯示電量為99%，再點一次後又轉回時鐘。我的確不是人類了。

「祐嘉小姐，你換好了嗎？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？」Hina閉著眼睛，伸出雙手摸路，動作笨拙的走過來。

「我換好了！不要閉眼走路！很危險的！」

Hina在維生倉前停下，上下打量我，害我感到雙頰一陣滾熱。

「又不是我想穿成這樣。」我抱胸以示不滿。

「對不起，只是，水手服和你太合襯了。」

我分不清到底是陽光還是Hina的笑容比較熾熱。

「就算被稱讚，我也不會感到高興。」我別開臉，好像會被灼傷。

「不要在意衣服的事，還有人的裝扮比你更誇張。」Hina搖動豎立的手掌說道。

「還有其他人嗎？」

「加上我共五人，現在可能有更多。」Hina邀請的伸出左手，「祐嘉小姐，我帶你去和她們會合吧。」

Hina的掌心同樣顯示著八劃管，她和我一樣是仿真人。

「請叫祐嘉就好，加上專稱好像怪怪的。」我搭上Hina的手，跨步踏出了維生倉。

# 漂流

沙灘上，兩對足印漫長的沿海岸線延伸。祐嘉抱著裝有鞋襪的防水袋，赤足踏在午陽下暴曬的黃金熱沙上。看似嬌嫩的裸足只感受到舒服的微暖，好像踩在暖水袋上行走，這就是仿真人和人類的肉體差別。

「關於事情的起因，到現時為止我們未有結論。」牽頭的Hina說，「現時推測是貨船意外沉沒，我們的維生倉掉進海裡，再隨波浪漂流到島上來。」

「假如這是一篇小說，這座必然是渺無人煙的荒島。我們必須與殘酷的大自然競爭，靠著智慧努力掙扎求存，諸如此類的。」

Hina捏住五指掩著嘴巴咯咯笑，「真有趣，祐嘉懂得很快啊。希望我們像『劫後重生』的結局一樣，能夠再次回到文明世界。」

「劫甚麼？抱歉，我聽不懂。」

「湯漢斯主演的劫後重生，很有名的荒島漂流電影。有聽過排球威爾森吧？」

即使Hina投來誠懇的眼神，祐嘉也只能歉意的低頭，「抱歉，我沒聽過。」

「沒關係！我小時候是被婆婆帶大的，所以會看過一些舊電影，一般人沒聽過也是正常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『魯賓遜漂流記』，故事結尾主角也成功離開了荒島。」

「那是輕小說嗎？日本的？還是台灣的？」

「是英國作家在幾百年前寫的長篇小說。」

「原來不是輕小說啊，哈哈.....對不起。」

尷尬伸出長臂捏住兩人的脖子。她們都想把話題接下去，卻想不出打破沉默的切入點。錯過最佳時機，已經不能接續話題，又找不到話匣子，周圍的氣溫好像降了幾度。

「Hina也是仿真情人嗎？」語畢當下祐嘉便感到後悔了，急不擇言的自己在說甚麼蠢話，她憑甚麼先入為主認為Hina跟自己是同類人。這句話變相是對Hina作出侮蔑。

「我是啊。貨船上好像都是仿真情人，所以祐嘉不用介懷，我們都是一樣的。」



Hina和善的笑著，這副笑容沒有男人能抗拒，這才是男人追求的理想情人。相對下自己就算成為了仿真情人，其魅力和別人相比依然望塵莫及，也許，對廠商而言自己更是個賠錢的賣剩貨。

「祐嘉，為你介紹一個人。」Hina戲劇性的打住。她伸手向前一指，不遠處一棵幾乎和地面水平傾斜的椰子樹上，坐著一名紅色的女孩。

「小熊！」Hina高叫，大動作揮手。

女孩看過來，跳下樹幹，飛奔而致。

「Hina！」女孩表情雀躍，立即撲進她的懷裡。

「乖乖，小熊真是個黏人的孩子。」

「不喜歡一個人。」女孩嘀咕道。

女孩抬頭看到祐嘉，她收起笑容，轉到Hina背後。

「這是祐嘉，我的新朋友。這是小熊，也是我的朋友。」

祐嘉蹲下來，輕輕的伸出手，「你好，小熊。」

名為小熊的女孩有一頭火紅的長髮，身穿棗紅色連帽衛衣，外表年齡大約十歲。她疑惑的看著祐嘉的眼睛，又舉頭看看微笑的Hina，冷不防伸手把祐嘉的眼鏡摘了下來。

「不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啦！」Hina慌張的說。

「還...還給你。」小熊馬上把眼鏡交還。

「不要緊。」祐嘉接過眼鏡戴上。

「Hina不要生氣，祐嘉對不起。」小熊低頭失落的說。

祐嘉和Hina同時按著胸脯，剛才人工心臟突然揪了一下，好像被甚麼小動物撞了一樣。

「小熊那麼可愛，姊姊怎麼可能生氣。」Hina伸手摸摸她的頭。

小熊還是感到愧疚的樣子，不敢抬頭。

「小熊可以幫姊姊一個忙嗎？」Hina撫平裙子蹲下，「去跟大小姐通報，Hina姊姊會帶一位新朋友過去。」

「好，我去！」

「這樣就當打平了。」Hina說。

小熊重新展現笑容，用力的點頭，轉身就跑走了。

「小心走路，注意別摔跟頭。」Hina對小熊的背影揮手道。

目送小熊離開，兩人直膝站起來，祐嘉望向Hina，Hina眯起眼睛回望，好像對她接下來的話心中有數。

「未成年人的靈魂倒模是違法的，製造外表年齡低過十八歲的義體也是遭禁止的。」祐嘉斬釘截鐵的說。

「不用擔心啊，那個孩子不是仿真情人。」Hina說，「她是高等仿真人，和我們不同，沒有『那方面』的機能。」

「高等仿真人，那些製作費足夠造一支火箭的高等仿真人？」

「小熊的情況十分特殊啊，說穿了就是踏在灰色地帶。」Hina邊走邊說，「小熊的原型是天生夭折的嬰兒，法律保障零至十八歲的人不得進行靈魂倒模，小熊實際上從未活過所以在保障範圍之外。」

這種事一旦公開必定會引起迴響，如此想到的祐嘉搖搖頭，不，也許已經造成轟動了，直到甦醒前到底隔了多久，外面的世界恐怕已經物是人非了。

「小熊的身體很厲害啊，看起來差不多，機體性能卻遠遠超越我們。她的頭髮和指甲是會生長的，身體會隨著年月長高，人工大腦的運算能力也會續漸解放，幾乎和真實的小孩成長過程一樣。」

「Hina很熟悉小熊的事呢，感覺你們相識很久了。」

「其實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甦醒。連同我，最早自行甦醒的共五人，然後我們聽從大小姐的指揮尋找其他沖上岸的維生倉。小熊是由我喚醒的，好像初生鳥兒把第一眼看見的人當成媽媽一樣，她現在非常黏我。」Hina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表情。

「但你對小熊的背景瞭如指掌，好像親眼見證過一樣。」

「我是從這個得知的，」Hina拿出一塊巴掌大的白色平板電腦，「這是小熊的用戶手冊，裡面鉅細無遺的紀錄了她的事情。不過上面寫的全是英語，是大小姐唸給我聽才得知詳細內容。」

「用戶手冊，難道我也有嗎？」

「祐嘉沒有拿到嗎？放在維生倉頂部的匣子裡。」

「沒有，我只拿了衣服。」祐嘉拍拍懷裡的防水包。

「別在意啦，其實我也沒有。」

「欸？」

Hina別開視線，害羞的搔癢潮紅的臉頰，「英文，看不懂。」

祐嘉忍不住噗的笑了，她馬上裝作咳嗽掩飾過去。Hina皺眉，不滿的鼓起腮幫子。

必須在氣氛變得更尷尬前改變話題。

「剛才數度提到的大小姐是甚麼人？我們接著要跟她見面嗎？」

Hina神秘兮兮的眯眯笑，「讓我先賣個關子，她也是高等仿真人。」

## 主要人物陸續登場

寧靜的沙灘難得迎來倩影，清涼的海風傳來喧鬧。一旁是由幼枝條雜亂堆砌的幾間小屋，猛一點的海風便將其吹到東歪西斜。烈日下少女們縱橫交錯的身姿，在金黃色的畫紙上留下無數足印。

「歡迎來到我們的據點。」Hina往最遠最斜的小屋一指，「那邊是我的家，待會務必來作客探訪，不過茶水恐怕就招呼不到了，哈哈。」

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」祐嘉苦笑道，她仔細觀察吱吱喳喳在沙灘嬉鬧的少女們，卻未見符合『大小姐』特徵的人。

「Hina！」嬌小而充滿朝氣活力的呼聲從遠方傳來，祐嘉認得那聲音。她望過去，小熊已跳入Hina懷中。

「Hina，通知大小姐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，做得好啊。」

小熊身後跟著一名高大的女性，祐嘉要抬頭才能看見她的臉，年若三十，身穿黑色西裝，及腰的黑色瀑布，像寶石般晶瑩的水藍色眼睛，身材勻稱，高度肯定超過一百八十，是巴黎的時裝模特兒嗎？祐嘉不禁看呆了。

小熊望向嬉鬧的人群，回頭拉拉Hina的手腕，「我可以跟她們玩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不過要注意安全。」

「知道！」小熊用力點頭，飛奔離開。

Hina轉身，向高大的女性比了比，「這位是昌，我們都叫她昌姐。這位是祐嘉，剛剛甦醒的仿真情人。」

「你好。」祐嘉正想伸手握手，只動了半根指頭，昌姐先一步深深的點頭，祐嘉便停止動作，同以點頭回應。

「請跟我來，大小姐相當高興有新成員加入。」昌姐的聲音沉厚有力。

她們往沙灘的邊界走，朝著樹林的方向行。祐嘉掩住嘴角，跟Hina悄悄話：「她也是高等仿真人嗎？」

她點頭。

「怪不得散發著與眾不同的氣勢。好高啊，肩膊好闊，腰好直，她是大小姐的保鏢嗎？」

「是貼身女僕。」昌姐頭也不回的說道，把祐嘉嚇了一跳，「不是保鏢，也不是侍從，是傳統意義上的女僕。並非一定要穿著哥德蘿莉，只是服侍著女主人就符合女僕的定義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不知如何應答，祐嘉只好道歉。

「無須在意。」

她們來到沙地和林地交界，一名金色的女性馬上抓住眼球。厚重的金色卷髮，一襲高貴的雪白洋裝長裙。女性注意到三人接近，她轉過一副貴氣的臉孔，碧綠色的瞳仁，左方眼角有一顆顯著的淚痣。祐嘉在不少地方見過這張臉，她是名符其實的大小姐。

然而，這名大小姐現正捲起衣袖，拿著闊邊帽往下巴扇風。腳邊堆著一大疊切口整齊的木柴，另一邊倒插著一把由木棒和石塊粗製而成的斧頭。

眼前的沖擊景像，就像看到巴菲特在種田一樣。

「大小姐，這位是祐嘉，Hina喚醒的新成員。」昌姐說。

「我是路易絲•伊莉莎白，很高興認識你。握手禮就免了，我的手現在不乾淨。」被尊稱為大小姐的她說。

祐嘉開始回想：路易絲•伊莉莎白，恆金銀行的千金小姐，著名的大浪費家。曾經為私人遊輪舉辦土葬，引起全球嘩然。光是一句說話就能左右股票市場。無論是言論和行動都有著強烈個人風格的超超超超超有名，是原型祐嘉一輩子都不可能與之有任何交集的上流人物。

「我是祐嘉，你好。」身體下意識的變得僵硬，連發音都滑稽的抖起來。

「無須感到拘謹，我們都只是仿真人，無謂受原型的身份約束。」大小姐友善的微笑，「Hina，還有其他仿真人未喚醒的嗎？」

「祐嘉是最後的了，岸上再找不到維生倉。」

「有仔細的找嗎？必須把所有人喚醒，這是最優先，最重要的事項。」

「我先沿海岸線走到盡頭，最後才喚醒小熊和祐嘉，確定沒有其他維生倉了。」

「嗯嗯，辛苦了。總共十二人，比微型企業多一點點呢。時機正好，給你們看個好東西。」大小姐說罷舉起了腳邊的石斧，「看，是我造的，很棒吧。」

「大小姐親手造的啊，好厲害。」Hina說。

此刻的祐嘉相當迷惑：第一，那個鼎鼎大名的銀行千金小姐在向自己炫耀一把爛石斧。第二，是Hina靦腆的交際式假笑。到底兩者中那件事更讓她吃驚呢？

「好厲害啊，真不愧是大小姐。」祐嘉放棄了思考。

大小姐望向祐嘉，明顯不滿意她的回應，「你的眼睛好像有話說。」

她覺得自己被看穿了，好像一絲不掛地被盯著一樣不自在。

「這兒不是文明社會，你我都應是平等的。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拋開階級觀念，有任何意見和指教應當馬上提出。」她把石斧遞出，「請讓我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祐嘉雙手接過石斧，那是一根丫叉型木棒，經打磨的石塊夾在木棒的分叉之間，再用樹籐網綁而成。

「好重，但是重量太平均了，並不方便使力。石塊亦不固定，很容易在揮動時鬆脫。」祐嘉悄悄觀察大小姐，她的視線集中在石斧上，輕輕的點頭。「這把石斧並不適合使用，不過石塊的邊緣打磨得很好，可以重用這部份。」

祐嘉把石斧還給大小姐，她走近柴堆，抽起一枝手掌能圍一圈的木棒。她又在地上拾起一塊扁平的小石，回到三人面前。

「首先把小石的邊緣磨利，在木棒的一端刨出略小於石斧的楔形孔，然後把石斧嵌入孔中，如此就能造出穩固的斧頭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每次劈砍都會把石塊往孔裡推，那就不會有鬆脫問題。你對木工很瞭解啊！」

「只是在學校的露營活動裡學過一點工具製作。」

「能夠學以致用不是很了不起嗎？看，你的意見能提升我的生產效率，以後也請多多提出建議。好！馬上開始把斧頭重製，一定能趕上在夜裡辦營火會，你們也一定要參加啊。」

「當然，我們會非常期待的。」Hina說。

「那就正式的說一次。祐嘉，歡迎加入。不妨趁日落前到處走走，認識一些新朋友。不過，最好保持在沙灘附近。不要擅自跑進樹林裡，萬一迷路便不妙了。」

「謝謝提點，我會注意的。」

「放心吧，我會陪著你的。」

Hina輕輕的推著祐嘉的背，兩人先行離開，大小姐在背後揮手道別。

走了一段路，Hina開口：「你覺得大小姐為人如何？」

「是位很有個性的人，」祐嘉說，「意外地沒有架子，感覺熟絡後應該很好相處。」

「是吧，出乎意料的很友善。」Hina笑說，「居然懂得造斧頭，祐嘉很厲害啊。」

不同於對著大小姐的時務，祐嘉能感覺到話語中的真誠，和發自內心的喜悅，Hina陽光色的笑容吹散了祐嘉心中多餘的陰霾。

「Hina比較厲害，能夠毫不費力的與大小姐對話，我光是與她對望就手心冒汗了。」祐嘉攤開閃閃發亮的雙手。

「這不是值得驕傲的事。」Hina搖動豎立的手掌，「其實，我很怕自己的言行會開罪別人，所以便擺出一張萬用的假笑嘴臉來隱藏本心，甚至，我有時都分不清自己的本心到底是甚麼。相反，祐嘉能讓人清楚感受到你的心情，這股由心而發的感染力讓我十分羨慕。」

「不對不對，感染力甚麼的，說穿了便是我太過單純，容易被看透罷了。」

「不過，這份單純正是你的優點。和你相處感覺很輕鬆，可以毫無顧累的暢所欲言。」Hina指尖合十說道，「那麼，我們就互相學習吧。」

「嗯，互相學習。」祐嘉低頭，心中開始懷疑人造皮膚下的散熱系統是不是故障了。

二人回到沙灘，她們朝向最歪最斜的房子走去。隔著十步之遙，她們看到一名黑色的少女倚在牆邊坐著。祐嘉注意到Hina顯得不安，臉上帶著難色。她舉手要祐嘉停步，獨自走近少女。

「對不起，這兒其實是我的家。」Hina態度恭敬，輕聲地說道。

黑色少女抬頭，麻花辮從肩上滑落，她穿著長袖水手服，純黑的裝扮更特顯肌膚的白晳，乍看是一名典型的文靜少女。可是，當她的眼睛透過半張臉大的圓眼鏡望向祐嘉時，那眼神就像一把銳利的長矛，仿佛能把她的胸膛插穿。

「喔。」黑色少女頓了一會，在熬人的沉默過後才說：「抱歉，我礙到你了。」

「不，不是！要進裡面坐嗎？茶水招待不了，不過屋裡很涼爽的。」Hina笨拙的指手劃腳說。

「我會到別處去。」黑色少女站起來，往沙灘的另一面走去。

目送遠去的身影，Hina掩著胸脯，無聲的深深呼了口氣，「只有她，我不懂如何相處。」

祐嘉回望少女的背影，她銳利刺骨的眼神從腦海中閃過，「好強烈的壓迫感，我們是那兒惹到她了？」

「她.....」Hina湊到祐嘉耳邊小聲：「是紅楓系列的。」

『紅楓』——好像一把鉗子夾緊了人工心臟，祐嘉不禁倒抽一口涼氣，她明白二字背後的重大的意義。

「話雖如此，但感覺不是壞人。只是，經常盯住人的眼神很可怕。」Hina搖搖頭，甩開消極氣氛，「到裡面繼續聊吧，站在外面都要曬黑了，呀，仿生人是不會曬黑的，哈哈。」

「還是不要進去比較好，感覺很危險。」祐嘉面前的小屋，只是一堆乾草和木條堆砌的柴堆，並不符合『屋』的形像。

「也是呢，仿真人被壓到也是會受傷的。還是重建小屋吧，我去問大小姐要些木材。」

「這裡的木材就夠用了，也許還有餘料能造些傢俱。」

Hina投來期待的眼神。

「首先，把這邊的枝條拆下.....」



# 日出

黃金色沙子上的足印被潮水沖走，令人目眩神迷的星空被一條溫暖的灰煙切成兩半。木柴在營火堆『霹靂啪嘍』的燃燒，火焰像在跳舞狂歡般扭來扭去。

「吶，現在是甚麼時間了？」Hina柔聲氣音道。

「你自己也有時鐘吧。」祐嘉把手舉到她面前。

兩人依偎坐在橫倒的樹幹上，營火把她們的影子拉長。

她握住祐嘉的手捏來捏去，「你的手好漂亮，軟綿綿的摸起來真舒服。」

「不要啦。」祐嘉抽回手臂。

Hina大動作地伸懶腰，伸直兩腳揚起一陣沙塵，「已經是凌晨了，不愧是仿真義體，整天東奔西跑後接續通宵聊天，身心都感受不到半點倦意。五時三十分，現在電視正重播『狂奔人』吧，我時常趁婆婆熟睡時溜出客廳偷看，有次還在沙發上睡著，之後被婆婆教訓了一頓。」

「狂奔人？那個百年前的遊戲節目？」

「你看過嗎？我的朋友都嫌老土不肯看的說。」

祐嘉伸手像要擋住Hina射來的灼熱視線，「母親很喜歡這個節目，有時會看著送飯，我就偶爾看過幾集。」

Hina大大的眼睛都要跳出星星了，她們集中聊祐嘉看過的集數，她都把內容忙得七七八八了，然而Hina簡直如數家珍，所有細節倒背如流。看見Hina興奮的滔滔不絕，祐嘉也禁不住淺笑。

「太棒了，第一次能夠和別人聊狂奔人。如果能早點認識祐嘉就好了。」Hina把整個身挨到祐嘉肩上。

「別鬧啦，好重啊。」笑不攏嘴，單純的聊天居然能如此快樂，這是祐嘉前所未有的體驗，也許，漂流到荒島也不全是壞事。

「假如還能回去，我一定馬上介紹我們的原型互相認識。」

「嗯，一定能再次成為朋友的。」祐嘉說。腦中浮現一個景像，自己和Hina對面站著另一對祐嘉和Hina，像兩對雙胞胎一樣。

突然刮起一陣海風，祐嘉按著瀏海和裙子，閉上眼睛感覺到沙粒在眼皮上彈跳，靜待頑皮的海風消停。

「嗚哇！眼睛！眼睛！」Hina慌張的揮舞手腳。

「沒事吧，千萬不要用手搓揉，要用清水沖洗.....沒有淡水！」

「嗚嗚，為甚麼連這種機能也造出來啦.....」Hina眼眶發紅，噙滿淚水的眼睛眯成幼線，「祐嘉，幫我吹吹。」

「吹——甚麼？哈？等等！」人工心臟瘋狂加速，祐嘉的臉蛋紅得發燙，感覺都要被自己燙傷了。

「以前婆婆都會幫我把沙子吹掉的。」淚眼婆娑的Hina哭腔撒嬌道。

用口吹眼睛太不衛生了，淺到唾液還會做成感染。

是說仿真人應該不會有細菌感染的問題吧。

說真的，把沙子吹走只是迷信，實際上根本毫無幫助。

正確的做法就是甚麼都不做，待沙粒隨淚水沖走。

但Hina在苦苦哀求，甚麼都不做也太可憐了吧。

「我是第一次幫人吹沙子，你不要動啊。」

祐嘉點著Hina額頭兩則，拙劣的嘟長嘴唇，輕輕的向眼睛吹氣。

「哎呀，吹到睫毛了，好癢。」Hina哭笑不得，她眨動大眼睛，眼珠骨碌碌，總算能睜開眼了。

「好點了嗎？」

紅眼眶對著祐嘉，Hina忽然失笑，「哈哈，你的頭髮！」

不解的祐嘉摸上頭頂，驚覺頭髮被剛才的大風吹得一團亂。「真是的，別笑了。」她用力把髮絲理順。

「不能那麼粗暴，會傷到頭皮的。」Hina伸手到祐嘉頭上，「今次到我幫你，我會很溫柔的。」

老實說，溫柔過頭了，頭頂一陣酥麻，熱流流到耳尖。Hina專心致志時還會保持微笑，眉毛呈神氣的V字。

「瀏海還亂著，你先閉會兒眼。」

祐嘉聽話照做，看不見後才意識到二人的臉貼得很近，帶著熱氣的鼻息吹到臉上。她覺得自己的頭頂一定在冒煙，希望Hina不會因而燙到手。

「想跟祐嘉的關係更進一步。」

『你說甚麼？』此話哽在喉嚨。

某種溫暖水潤的東西封住了嘴唇。祐嘉猛然睜開眼睛，一時間無法理解眼前的事。

為甚麼自己和Hina接吻了？

一切都發生得太快，亦結束得太早。Hina的雙唇離開時腦中閃過一絲不捨。

「認證成功。」

Hina的雙瞳閃爍著藍色的光芒，這不是比喻法，她的眼睛變成了藍色，未幾，便暗下來回復正常。

愣住的祐嘉好不容易返回現實，她下意識的摸著唇邊，感受到淡淡的餘溫，自己不是在造夢。

「對不起，擅自進行認證了。」

「咦？我是.....這，為甚麼是我？」祐嘉的腦袋亂得一塌糊塗。「『情人認證』本應對人類男性使用，仿真情人認定某人作為終生伴侶，一生只能用一次的重要機能。怎麼能對我進行認證？」

「總覺得，我們能回去的機會很微。與其浪費不用，倒不如現在做一次認證，在停機前圓滿仿真情人的使命。」

「但是，我們都是女生，這種事很奇怪啊。」

「嗯？你為甚麼能確定我的原型是女生？」

「這.....難道不是嗎？」

「祐嘉又能保證自己的原型不是男生嗎？」

她，沉默不語。

「由靈魂倒模的一刻開始，我們便掙脫了肉體束縛，我們能成為任何人，性別不再是區分我們的要素。」

「好奇怪啊，不應該是這樣的。那是只對人類有效的系統吧。」

「可是，系統承認祐嘉作為我的情人，對系統來說靈魂倒模也符合人類的定義呢。」Hina牽起祐嘉的手，把額頭貼上手背，「對不起，是我自把自為，嚇到你了嗎？你是第一次和女生接吻？對不起，請不要討厭我。」

祐嘉搖頭，「我不會討厭你。的確有點被嚇到了，但是，這兒是荒島，我應該拋開無謂的常規執著。我也想對Hina進行認證。」

「不行。」Hina的食指抵住祐嘉嘴唇，「現在不行。你不能以回禮的心態來應付我的任性，等你能夠真心接受了，才跟我做認證吧。」

「你真是難以觸摸，我也想不到要如何反駁，那就只好順從你的決定。」

「我們還有時間啊。」Hina挨到祐嘉身上，「我們的電池足夠支撐一周，在短短的七日內我們要盡量創造回憶加深關係，我一定會讓你真心喜歡上我的，給我走著瞧吧！」

「你在對誰宣戰啦？」祐嘉笑說。

Hina撓起祐嘉的手臂，表情滿足的枕在她的肩上，氣若游絲的說：

「吶，祐嘉會游泳嗎？」

「會啊，以前學級比賽得過第四名。」

「那白天的第一個活動就是游泳了。之後是，祐嘉會爬樹嗎？」

「一般的喬木是可以的，如果是森林裡的大樹恐怕就不行了。」

「好厲害，你一定要教我爬樹呢，高處的風景一定很棒。祐嘉懂野炊嗎？」

「有點難道，如果是烤魚的話還應付得了。可是仿真人不能吃這些食物吧。」

「能品嚐味道啊，切東西就交給我吧。還有很多很多想和祐嘉一起做的事，想聊更多狂奔人、一起在沙灘散步、還有還有……」

天色漸漸變紅，二人望向海平面，相同的想法同時萌生。

「祐嘉看過日出嗎？」

「未親眼看過。」

「我也是。那麼，加深感情的第一個活動，就是一起看日出了。」

「嗯，在這兒一起看呢。」

「祐嘉，謝謝你。」Hina閉上了眼睛。

「怎麼了？又有沙子入眼嗎？」祐嘉搭上她的肩頭，「Hina？」

身體無力的滑落，摔到了地上。

惡作劇？下一秒就會跳起來哈哈大笑『嚇到你了』，不，Hina不是這種性格。

祐嘉的腦袋理智地分析現況，嘗試找一個能說服自己的解答。她握起Hina的手，掌心的電子介面熄滅。

太陽從海平面升起。

# 足跡

小學三年級時，祐嘉因為默書一百分，母親送了一隻倉鼠給她作獎勵。祐嘉十分疼愛小寵物，每天換木糠，零用錢全都用來買飼料和玩具。直到倉鼠老死，祐嘉飲泣一個晚上，鬱悶持續一周，自此以後不再飼養寵物。

祐嘉按住胸口，感受人工心臟的律動，和剛才相比已經平復下來了。伸手撫摸眼皮，乾燥。假如往臉上撒一把沙，眼睛就能夠流淚嗎？

Hina死了。

為甚麼？自己能夠那麼冷靜？

因為Hina只是睡著了。就像手機沒電關機罷了，充電後又能繼續運作，資料也不會丟失，和人類需要睡覺補充體力一樣。

可是，無人島上沒有方法充電，停機後便再也無法起動。

Hina死了。

為甚麼？自己能夠那麼冷靜？

雙腳機械式跟著沙子上的足印行走，前方不遠處的運動裝女子回頭，確認過後又轉回正面繼續帶路。祐嘉身旁有位高大的女子，身形僅次於昌姐，一身古銅色皮膚，金髮，一副啦啦隊的裝扮。Hina安靜地伏於她的背上，像玩累了的孩子般。

「辛苦了，安德魯。」祐嘉說，「累不累，要交換嗎？」

深色的臉龐回以輕淡的微笑，「沒關係，我的身體很強壯，多謝關心。我以前常常背著妹妹，所以都習慣了。」

「抱歉，勞煩你們，是我提出把Hina帶回維生倉裡，但自己卻甚麼都做不了。」

「我們是自願幫忙的，你不用在意。而且，這孩子的事已經夠你傷心，不需要再徒增罪疚感。」

「謝謝，你真溫柔。」

「因為我是姐姐嘛，你也可以向我傾訴啊，這種事不是人人都能豁達面對的。」安德魯淺笑，「大小姐說她的維生倉有漏水問題，因而泡壞了電池，真是個不幸的孩子。」

這是謊話吧，為了平息不安而捏造的善意謊言。恐慌可是悲劇的導火線。

「找到了，在那邊。」領頭的女子喊話，她穿著藍色運動外套，束著粉紅色馬尾辮子。

「謝謝你，櫻。」

遠處的維生倉十足一副沖上岸的棺材。安德魯和櫻二人合力把Hina安置於倉內，雙手交疊於腹前，看來就像準備被喚醒一樣。

「我們在那邊待著。好好的跟她道別吧。」然後，安德魯拉拉粗神經的櫻，二人走開一段距離。

祐嘉細心梳理Hina的劉海，就像準備為人偶擺拍一樣。Hina的遺容依然美麗動人，假如突然有白馬王子經過，也會像白雪公主的情節那樣，禁不住向她親吻吧。

Hina的口袋有微小的隆起，她從中掏出小熊的用戶手冊。祐嘉若有所思，她拉開維生倉頂部的匣子，取出平板電腦。

也許，不是電池耗盡，而是其他原因導致停機？懷抱著一絲希望，祐嘉點閱用戶手冊，落落長長的英文字串映入眼簾。文字尚算淺易，順利解讀不成問題。

直到她翻到最後的頁面，一份故障報告.....

報告顯示Hina的電池有缺陷，儲電量異常地低。

祐嘉翻讀小熊的用戶手冊比對，發現了相同的描述。腦中此時產生了非常可怕的聯想。

「櫻！安德魯！」祐嘉跑向二人，她們的表情帶點意外。「你們有帶著用戶手冊嗎？」

「甚麼事了？」安德魯說。

「可以借我一看嗎？有些事情需要確認。」

「這個.....不太好吧。」櫻摸著脖子，顯得不自在。

安德魯爽快的拿出平板電腦遞給祐嘉，「請便，可以告訴我原因嗎？」

櫻愕然的望向安德魯，還是不得已的交出用戶手冊。

結果，二人的手冊裡都找到相同的報告。把發現告知二人後，她們都顯露出慌亂的神情。

「我們會死嗎？現在，隨時都會倒下。」櫻不自覺的後退半步，否定的不斷搖頭。

安德魯握住櫻的臂膀，穩住她的腳步，「我們要冷靜，驚慌根本無補於事。」她望向祐嘉，「我們把事情告訴大小姐吧，她說過甚麼仿真人人權法，廠商有責任進行搜救。只要我們節省電力，一定能等到救援到來。」

瞳孔中浮動著安德魯的期許，可是，祐嘉搖頭扼殺了這一絲光芒。

「既然我們都是瑕疵品，特地集合起來一定有原因。恐怕是為了集體進行銷毀。我們是準備被遺棄的報廢品，不會有人來救我們的。」

~~~~~

「我——路易絲·伊莉莎白，一定讓各位都平安無事的離開荒島。根據仿真人人權法第一條，仿真人被喚醒後便受到與人類同等的法律保障。製造我們的阿馬茲科技有責任派隊進行搜救，我生前成立的基金亦會全力支持救援。因此，各位務必保持鎮定，我保證人人都能安全獲救。」

接著是女孩們連珠砲發的提問，大小姐給予的回應，是鏗鏘有力的發音，簡明扼要的論點，配合堅定的表情和適時的眼神接觸。不安的女孩們比起詳細的解答，更渴望得到值得信賴的保證。

這副景像倒影在昌姐的瞳孔裡，她默默的站在大小姐身後。眼角餘光的動靜引起注意，她望向沙灘的另一頭，祐嘉一行在遠處向她招手，她們神情緊張，看來不像是打招呼的。

昌姐和大小姐交換眼神，她欠身，往祐嘉一行接近。

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昌姐說。

「有事情要跟大小姐商量。」比起模糊的口頭說明，祐嘉直接把平板電腦遞給她。

昌姐疑惑的抬起半邊眉，她接過平板看了一會，沉穩的臉龐產生動搖。

「這件事務必保密，千萬不可與其他人提起。」昌姐嚴肅認真的眼睛掃過三人。「我會跟大小姐報告的，你們先到那邊的椰子樹下等候。」

昌姐把平板還給她後轉身便走。三人走到椰子樹下，櫻彎腰在地上抓一把沙撥往空中。

「嗯。」祐嘉立即以手掩臉。

「要死了，我也是，你也是，大家都要死了。」

「停手，不可以。」安德魯握住櫻的手腕，阻止她的撒野行為。

「別管我！」櫻想甩開安德魯，可是手臂被牢牢固定，半分不動無法發力，「好了，我懂了。」



安德魯放開手，櫻抽回手臂。她跌坐到地上，以沉默和不屑的嘴臉訴說不滿。

「祐嘉，真的沒有辦法了嗎？」安德魯說。

同一問題再三發問，答案也不會無端出現。祐嘉只能夠搖頭，她的腦子實在蹦不出甚麼有用的點子。

「維生倉裡有能提供幫助的東西嗎？後備電源之類的？」

「那只是洋娃娃的包裝盒，除了避震外沒有任何用途。」

安德魯來回踱步，未幾，抬頭說：「我們可以透過食物充能吧，我記得便利店會賣仿真人也能食用的零食。只要蒐集足夠的食物，應該能代替充電？」

「仿真人的食物是經過加工的，我們無法從天然食物中攝取能量。」

「一定有方法的，天無絕人之路，只是我們想不到罷了。」安德魯按著兩邊太陽穴，好像只要用力就能把點子擠出來。

「安德魯，這是事實。我們不——」

安德魯抓住祐嘉兩邊肩頭，「一定有方法，好好去想。祐嘉，你很聰明，只要肯細心去想，一定會有靈機一觸的妙計。」

祐嘉被安德魯的大動作嚇到，她試圖掙扎，但安德魯的臂力非常牢固，十指都陷入衣服裡。

「別再為難她，讓她靜一靜好吧？」櫻說。

安德魯突然清醒過來，她放開祐嘉，眼睛充滿了愧疚。「對不起，我失控了。Hina的事已經令你很難過，我不應該再迫促你。」

祐嘉按著餘痛的肩頭走開了數步。安德魯失落的低頭，在樹的另一邊坐下。

痛楚漸漸散去，祐嘉雙手抱胸，與兩人保持距離。她望向左手，手心顯示82%的字樣，電量並不可信，數字失去了意義。在電池耗盡停機前，自己會知道嗎？Hina在最後跟自己道謝，也許是有感覺的。

雖然停機是無法改變的結局，致小她還可以決定如何迎接結束。最後要說些甚麼嗎？留給世界最後的遺言是.....但又不一定有人在身邊，沒被聽見就不算是遺言了。而且.....

她望向樹蔭下的櫻和安德魯，換作她們又會在停機前說甚麼呢？但是，她們不熟悉彼此，就算說了感人肺腑的說辭，換來的只有『這傢伙說甚麼莫名其妙的話啊？』的錯愕感罷了。

又望向另一邊，大小姐已經處理好事情，和昌姐一起往她們走來。如果是大小姐的話，一定能作出得體的回應吧。假如停機前大小姐在附近，就跟她說：「我先走了，謝謝關照。」

若然身邊沒人，那在停機前一定要看海。醒來第一眼看到的是海天一色的美景，那麼以同樣的風景作結也不錯。

「我已經理解狀況了，現在只有我們知道真相，請各位保守秘密，以免引起恐慌。」大小姐說。她的臉上沒有笑容，嚴肅的視線橫掃三人。

她頓了一下，說：「沒有人會來救援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不過，現在還未是最差的情況，我們還有一絲希望。」大小姐伸手往樹林的方向比了比，「稍早之前，我派人往島中心探索，結果發現有人住的痕跡。」

「有人住的痕跡？」以為自己聽錯了，祐嘉和安德魯異口同聲跟著鸚鵡學舌。

「在得到證實前我不想隨便公開情報，你們可以協助我前去調查嗎？」

「我要去！」安德魯跳起來，眼睛亮起來光彩，「就說了吧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們一起去吧！」

「這樣啊，加油啊，我就免了。」櫻刻意轉身背對眾人。

「你也要一起來。」安德魯上前拉起櫻。

「別管我！讓我獨個兒等死！」

「不要再耍廢了！你也是姐姐吧！有點年長者的自覺！」

「那只是義體的外觀！我的內心沒有外表的老！」

安德魯不理櫻的掙扎硬是把她拉起來，她仗著高大的身形，從後環抱著櫻，將她舉致雙腳離地。

「笨蛋！要掉下去了！」櫻不敢大動作，反過來死命的握住安德魯的手臂。

「那邊。」昌姐冷冷的往樹林一指。

安德魯大喝一聲，攜同尖叫的櫻沖進了林中。祐嘉無奈的苦笑，不過，圍繞兩人的負面氣氛算是一掃而空了。

「祐嘉也跟著來。」大小姐說。

「我嗎？」

大小姐動作誇張的左右盼顧，「還有別人叫祐嘉嗎？」她兩手一攤。

「所謂的痕跡，是指找到電源？」

「現在還不知道，想證實就自己去看。」大小姐若有所思的頓了一會，說：「假如找到電源，也許能救活Hina，你願意接受這個可能性嗎？」

祐嘉望向大海，太陽已經完全離開海平面。

「我會盡我所能的。」

# 新開始

泥地上留下數排鞋印，昌姐領頭帶著一行深入樹林。豔陽被樹冠遮擋，在地上留下點點光印。樹葉沙沙作響，吹來一陣舒服的涼風。

「醜話先說在頭，如果有大灰熊還是甚麼野獸出現，我會拋下你們逃走。因為我是被強迫的，所以沒有義務要保護你們，之後亦不會有罪惡感。」櫻對著安德魯說。

「那有這麼容易遇到。別耍嘴皮了，我們已經同坐一條船，請做好自己的本份。」安德魯說。

「總之，勢色不對我就跑，你們不能怪我。」櫻望向祐嘉，好像要徵求她的認同。

安德魯也望過去，用眼神要求她表示否定。

祐嘉低頭避開兩對螫人的視線，「對不起，把你們捲進來都是我的錯。」

「不不不！你不用道歉！這些都是不可抗力！」櫻慌忙說道。

「沒錯，所以這傢伙才講悔氣話。」安德魯拉長眼睛的望著櫻，「你——說——是——吧——？」

櫻咬著下唇，她摸摸脖子，終於耐不住安德魯的目光，「是啦！我在發牢騷啦！」

祐嘉不禁咯咯笑，「安德魯很有大姐姐的風範。」

「真的嗎？嘻嘻！」安德魯搔搔頭，「我以前是雙胞胎的姐姐，因為爸爸早逝，所以從少就要幫忙照顧妹妹。」

「你也是單親家庭長大的？看來我們是同路人了。」櫻豎起姆指指著心口，「我是阿爸帶大的，雖然連他的樣子也想不起來，但是對阿爸的尊敬從未減退。」

「安德魯，有件事想拜託你。」祐嘉欲言又止，安德魯點頭讓她說下去，「可以拜託你照顧小熊嗎？Hina不在了，我想，交給有經驗的人會比較好……」

「交給我吧，我會把小熊當作第二個妹妹地照料。」見祐嘉放下心頭大石的微笑，安德魯亦笑逐顏開，「不是吹牛，多虧我的悉心照顧，我妹妹長成了一位大美人，她甚至得過選美冠軍！說起來，我都忘記她的名字了，仿真人的記憶有時頗鬆散的。但我記得爸爸也叫安德魯，因為我的名字就是為了紀念他。」

「所以才會有男性化的名字，我懂了。」祐嘉說。

「明明是女孩子，卻叫安德魯，超~古怪的。」陌生的尖悅聲音說道。

眾人被嚇得大叫，不明來歷的女性突然出現在隊伍中，各人四散走避。昌姐聲於洪鐘，大聲喊道：「別鬧了，初秋！」

「逗你們玩的啦，跟蹤了足足三十秒都沒有發現，真是遲頓啊，喵~」女性敏捷的轉身，一下就攀上旁邊的一塊大石，她趴在石上，得瑟的兩手托腮咯咯笑。

大小姐面向驚魂未定的三人，舉手比向大石上的女性說：「這位是派往調查的——」

不等大小姐說完，女性打斷道：「剛才的女版高腳七已經說了，我叫初秋，是治癒你心靈的護士，喵~」

她的身型矮小，白色的護士打扮，還有一對貓耳，完全是活脫脫地從漫畫裡蹦出來的角色。

斗大的汗珠由額上滑落，碩大的問號反而從頭上升起。安德魯、櫻、祐嘉三人除了目定口呆不懂反應。而昌姐則像嗅到難聞的氣味，臉色像燒焦一樣黑。

「那個，是真的嗎？」櫻指著頭頂比了比。

初秋撩動耳尖，眼睛眯成細線，「想摸嗎？」

「可以嗎？！」櫻以奇怪的手勢扭捏空氣。

「逗你玩的啦，喵~」

大小姐拍手打斷無營養的對話，「玩鬧時間結束。初秋，你在樹林裡發現了甚麼？」

「喵~你都把幫手們找來了，一定不會滿足於口頭報告後便散隊吧。跟著來，驚喜要留在最後一刻揭曉才是驚喜，喵~接住——」

初秋冷不防向大小姐拋出一個物體，她未反應得及，昌姐搶先一手接住。眾人圍上前，一窺這個眼熟的東西。

「罐裝能量飲品？你是從那裡找來的？」大小姐說。

「那裡。」初秋往身後一指，她跳下大石，從草叢裡拉出一個塞滿的塑料袋，「喜歡甚麼口味？隨便來拿。」

昌姐拉開易拉環，把空氣扇向鼻子。

「昌能夠分析氣味，你們懂的，高等仿真人。」大小姐說。

「沒問題的啦，在等你們時我已經喝了兩罐。味道有點怪怪的，但是嘛，就不要計較太多，喵~」

昌姐點點頭，像交通燈亮起綠燈，櫻和安德魯上前翻找袋子。

「我要櫻桃味的，跟我叫櫻或是髮色沒有關係，我本來就喜歡櫻桃汽水。」

「我要咖啡味的。」安德魯看向祐嘉，「你想要甚麼？」

「同樣咖啡味就好。」祐嘉接住拋來的罐子，黑色的罐上印著大大的咖啡杯圖案。

「大家都喝吧，在工作前補充能量。」大小姐說。

此起彼落的拉罐聲，接著是咕嚕咕嚕的吞嚥，眾人面面相覷，異口同聲：「好難喝！」

「噁，有沙沙的東西黏在口裡.....」櫻掩著嘴巴說。

安德魯皺眉吐舌，「咸得舌頭都麻痺了.....」

祐嘉首次知道，原來『驚悚』可以是一種味道。

「哈哈！逗你們玩啦！那簡直是味覺的大霹靂~喵噁！」初秋尷尬擦拭嘴角，「糟糕，口中還留著怪味.....」

相對誇張反應的三人，大小姐和昌姐無動于衷，默默地把能量飲品喝光。

櫻不禁佩服地拍手，「真厲害，難道高等仿真人有遮斷味覺的功能嗎？」

「其實，她們的味覺系統比我們還敏銳。」祐嘉以只有二人聽到的音量小聲低語。

仔細點看，會發現昌姐握緊拳頭，肩膀微小的抖動，目光望得很遠。

「我想是甜味劑變壞了。」大小姐高雅的豎起手心，「哼，電池成功充電，成份並沒有變質。」

初秋從袋裡又拿了一罐，「續杯？」

「初秋小姐，感謝你的慷慨大方。我不敢獨自承受此等厚禮，容我將這份心意分享給其他有需要的女孩。」

「逗你玩的啦，用不著開官腔。」初秋自討沒趣，把袋遞給昌姐。

「昌，用騙的也好，讓所有人至少喝完一罐。」大小姐說。

昌姐欠身，提著袋子先行離去。

祐嘉耐著口腔不適和味覺系統的地毯式轟炸，終於把手上的能量飲品喝完。她不由得張開嘴巴，嘗試大口吸氣來中和口中怪味。她看向手心，電量顯示由80%提升到85%。

「我想到一個方法！」櫻搭著祐嘉肩膀亢奮的叫道，「這些飲品可以用來讓Hina充電！」

安德魯拍手附和，「太好了！你這傢伙頭腦還不錯嘛！」

「喂，你的稱讚好像帶刺的。」

然而，祐嘉樣子表現得很為難，好像不願意開口回話。

大小姐見狀解說道：「這種程度不足以仿真人重新驅動，再說下去就太不識相了。初秋，帶路。」

「三分鐘的路程，喵。」初秋說。

祐嘉默不作聲的跟著走，櫻像當機似的呆在原地恍神。安德魯拍她的背，她才走上前追到祐嘉旁邊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太自以為是。」櫻自責的敲打後腦勺。

「沒關係，我們走吧。」

~~~~~

不多不小，剛剛好是三分鐘的腳程，一行五人走進森林，一座鋼筋森林。

『有人住的地方』，何其隱晦的形容，眼前的根本是一座城市，準確來說是帶著暑假氣息的鄉村小鎮。綠草填滿磚塊之間的隙縫，藤蔓攀著壁面扶搖直上。

屋頂嚴重崩塌的房子；因鏽蝕而斷裂，靠電纜危險地吊在半空的電線桿；裝滿雨水形成了池塘的路邊汽車。

各種日常和非日常的交錯，衝擊眼球視覺和大腦認知的景像，像跑進了末日電影裡的驚愕感。

「各位，接下來是關鍵。」大小姐拍手吸引眾人注意，「我們分頭行動，兩人一組進行調查。初秋和安德魯一組往北面調查，祐嘉和櫻一組往南面調查。首先是要找到電源，其次是儘可能收集能量飲品，途中別忘記補充電力。」

初秋舉手，「我獨個兒就好。不要誤會，啦啦隊隊長我不是討厭你。我習慣一個人。」

「單獨行動很危險，我們對現況一無所知，二人行動才能互相照應，一人遇難另一人也能求救。安德魯和櫻，你們的身體很強壯，請保护好初秋和祐嘉。」

「哈哈，我會害羞的啦。」櫻臉紅紅的吃吃傻笑。

懷著不滿的初秋則在大小姐背後扮鬼臉。

「等等，大小姐不就落單了嗎？」祐嘉說。

「謝謝關心。」她說，「我會在這兒等昌回來，之後我們會尋找適合當據點的地方。等到六時我們再在這兒集合，各位記得注意時間。」

祐嘉點頭，她面向櫻.....櫻不見了。

「喂，快跟上！」已經往街的另一端走的櫻揮手喊道。

「看，她現在充滿幹勁。」大小姐說，「櫻是屬於被稱讚就會飛天的性格，如果待會兒又表現得消極，記得賞她數句悅耳的讚美。」

祐嘉皺眉苦笑，她舉手表示告別，小跑步跟上遠處的櫻。兩人在廢城街道上並肩而行，一打問題從腦中炸開，但是，現在不是問『為甚麼』的時機，也沒有人能解答她的『為甚麼』。

二人來到分歧路前，祐嘉對往上的斜坡一指，「我們往高處走，看到那邊山坡上的觀景平台嗎？我想到那邊去。」

櫻聳肩，「我是沒所謂啦，但大小姐說過優先尋找電源。」她舉手作了個拉扯的動作，「說到電源，果然是那個吧，像這樣拉一下，就會『轟轟轟』地響的發電機。」

「沒錯，一般來說是會聯想到柴油發電機，這意味著安德魯和初秋也會以此為尋找目標。所以我想大膽一點。」祐嘉伸手往街上指，「看那些電線桿，代表城市有供電系統，換句話說，這裡應該會有發電廠。」

櫻的眼睛亮起來，恍然大悟的拍手，「這的確更有效率。」

「我們到視野開揚的地方去，在高處就能追蹤電線的走向。」祐嘉發覺自己在對空氣說話。她左右張望，在路邊的汽水機前找到櫻。

「接著要往山上走，沿路恐怕不會有補給，最好趁現在多收集能量飲品。」櫻一邊說著一邊拍打汽



水機，把所有按鈕都按過一遍。

仲使機身已經嚴重鏽蝕，汽水機依然死守使命，牢固保護自身貨物。

祐嘉研究機身正面，找到一個六角形的匙孔，只要扭開鎖頭就能把匣門打開。她點著下巴沉思，現在有整座城市為資源，一定有辦法造一把六角匙出來。她盯著汽水機，漸漸感到違和感，汽水機沒有投幣孔.....

「啊啦！」

回音在廢城迴盪，磚塊砸穿了汽水機，五顏六色的罐子滾落到地上。櫻拍拍手上的灰塵，神氣活現的叉腰挺胸。

祐嘉看著櫻，千言萬語在人工大腦裡炸開，作業系統仿佛遭受DDoS攻擊，思想癱瘓，只留著一張無情感的臉。

櫻好像察覺到甚麼，頭腦突然一晃。

「你有帶袋嗎？」

# 機械人

烈日當空，冰涼的海浪拍打岸邊，為沙灘戴上白色的頭紗。小水點彈到半空，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，短暫停留又落回海中。潮水演奏著大自然的旋律，海風指揮大浪步入激昂樂章，直到海風平復，海浪才稍為安靜下來。

沙灘上的一座小草屋裡，陰影處的二人互相對視，瞳孔一同閃爍藍色的光芒。她們沉默良久，直到藍光從瞳孔中完全消失，其中一人才臉紅耳熱的別開了視線。

「這種事，果然好奇怪。」

「我也是.....第一次。」

尷尬反而使空氣升溫，迷離的視線意外的碰在一起，二人相視而笑。

「一起說出來吧。」

「一...二...」

「「認證成功。」」

## 「亞里和友梨！」

像一支爆竹扔進草屋，兩人被炸得手足無措，急忙的拉開距離。她們又同時望向不速之客，一身性感的兔女郎打扮，超長劉海掩蓋鼻梁以上的半張臉。

「還是稱呼為友梨和亞里比較順口呢？但是亞里比較大只嘛，按理來說是姐姐，果然是亞里和友梨才對啊。你們在做甚麼？」

像被狂風吹襲，友梨假裝梳理頭髮，掩著紅得發滾的臉頰。亞里心虛的拉拉樽領毛衣的衣袖，支吾的應答，「聊天.....我們在聊天。」

「你們的臉好紅啊，仿真人會覺得熱嗎？」兔女郎歪頭說，「該不會在做色色的事情嗎？哈哈！今天天氣很好，有事要你們幫忙，快跟我來。」

「等等，那個.....」友梨嘗試記起對方的名字，但人工大腦亂作一團，半個發音都想不起來。

「智賀，以後還要喊很多次，不要再忘了。」

「智賀小姐，請問是甚麼事情？」

「是甚麼事來著？那個那個，總之先出來再說。」

亞里和友梨面面相覷，為難的臉上似是寫著千個不願意。

「果然是在做嗎？那就不打擾你們了，我會通知其他人不要來妨礙你們。」智賀跑出門口的一刻，兩隻手臂拉住她的肩膀。

「我們會幫忙的，不要把事情到處宣揚！」亞里氣急敗壞的，由梨附和的點頭如搗蒜。

智賀轉過頭來，露出狡猾的奸笑，「只是說著玩的，難道真的被說中了？」

「你.....你要我們幫忙的是甚麼.....？」

「這個，就是，那個。」智賀伸手一指。

順著指尖看去，一棵椰子樹的樹幹上，坐著紅色小女孩的背影。

「不覺得小熊很可憐嗎？照顧她的Hina倒下了，只剩她自己一個孤伶伶的。由梨，你昨天不是和小熊玩得很歡嗎？快去關心她。」

「我不懂安慰別人。」由梨歉疚的眼光飄向亞里，「要如何是好？」

「總之，先給她一個擁抱？」

「這不會嚇著她嗎？」智賀聳肩搖頭，「你們兩個真不靠譜。順帶一提，我的耳朵有三十厘米長。」

「你又有甚麼『靠譜的』好主意？」由梨不滿的兩手抱胸，「為甚麼不自己去做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們還是會幫忙的。」

「如你所見。」智賀張開臂膀展示自己，「充滿著可疑氣息吧。相反，你們都長著一張軟綿綿人畜無害的臉。我是貓派的。」

「沒有小朋友會害怕兔子的。」亞里說。

「不要小看兔子啊。哎呀，就算去拜託那個紅楓，也不應讓我去哄小孩，因為我的臉長這樣。」

智賀撥起超長劉海，二人禁不住倒抽一口涼氣。她的鼻梁以上應是眼睛的部份只有一塊平坦的皮膚，散發著詭異的違和感。

「懂？訂製我的客人似乎是一位重度遮眼控。我的攝像鏡頭其實隱藏在髮線中，所以沒有眼睛也能看得見。我這副德性一定會嚇怕小熊的，所以才讓你們去辦。」

「那麼，好吧。」友梨輕敲腦門，一個點子亮起，「跟她聊聊不就好了？」

「我也想到這個。」亞里說。

「小孩的心思很纖細的，注意不要說到刺激情緒的話。你們來發話題，我就在旁邊當座墊，不是，是助戰。」

三人步往椰子樹，小熊孤獨的背影漸見清晰，她的雙肩緩緩的抖動，伴隨著吸鼻子的聲音，獨自在吮泣。

「小熊，你還好嗎？」友梨放輕聲音，溫柔的說，「不要緊，姐姐在這裡。」

「沒了一個姐姐，還有很多姐姐在。」

「智賀小姐。」亞里不悅的向她瞪眼。

「由梨……」小熊哽咽的回頭，雙頰紅腫，皆因一隻螃蟹夾著她的嘴角，「幫我弄掉！」

首先是尖叫，接著三人亂成一團，七手八腳的嘗試把蟹螯鬆開，又拉又扯的只是增加小熊的痛楚。有人提議往螃蟹潑水，結果並不顯著。她們又讓小熊伏在地上，用沙把螃蟹埋住，但蟹螯就是沒有半點放開的意圖。正當智賀掄起大石，打算來個一了百了時，昌姐提著塑料袋路過。

「你們在幹甚麼？」她看著她們老鼠拉龜似的，表情帶著不耐煩。

「嗚嗚，昌姐姐……」小熊對她哭訴。

智賀對昌姐投來的兇光堅決的搖頭擺手轉得比風扇還快，「不是我們欺負她啊！相反，我們是來幫忙的！」

昌姐輕嘆口氣，她放下袋子，兩手各握住兩邊的螯，輕鬆的拿下了螃蟹。她隨手一擲，像拋飛盤一樣丟進海裡。

「些些……」小熊紅彤彤的臉頰口齒不清。

「還痛嗎？」亞里輕撫小熊的背，「居然有痛覺，高等仿真人和我們仿真情人有很多不同。」

「不愧是大家族的女僕，技巧等級點滿。西裝很好看。」智賀拍手稱讚。

「沒有技巧可言，單純的蠻力罷了。」昌姐一副撲克臉，語氣卻帶著得意。她拉開塑料袋向眾人展示，「你們都喝點能量飲品補充電力。」

「你是在那裡找到的？我要喝蘋果味。」

「派往島內調查的人找到的。將來會找到更多，暫時不用憂心電力問題。」

昌姐把袋子比向友梨，但是她舉手婉拒。

「謝謝，我不——」

話音未落，昌姐已經拉開了易拉環，把罐子遞到她面前。

「提子味，可以嗎？」

「謝謝。」

昌姐轉向亞里，「同樣是提子味？」

「好的，謝謝。」

然後，她又開了一罐給小熊。智賀大口灌飲，雪白的喉嚨隨之起伏。亞里和友梨則是帶著儀態的小吮一口。

智賀把能量飲品喝光，大聲道：「超難喝！」

亞里和友梨一起被刺激的味道嗆到，眼睛都要擠成兩個箭頭了。

相對下，小熊幼嫩的雙手勉強的捧著罐子，神情輕鬆的喝下去。

「小熊好厲害，不覺得難喝嗎？」友梨說。

「甚麼是『難喝』？」她說。

「就是不好喝的意思囉。」

「嗯，甚麼是『好喝』？」

「好喝的意思是，」友梨視線掃了一圈，向眾人求援。

「就是讓舌頭舒服的意思。」智賀說。「這個東西讓舌頭不舒服，所以不好喝。」

小熊歪頭，眼睛裡閃過一道光，「能量飲品很難喝，我記住了。」她舉起罐子喝了一口，「難喝！」眉心皺成一團小小的隆起。

智賀手肘頂亞里，「她在學你們啊。」

「怪難為情的。」她紅著臉拉拉衣袖。

「你們聚在一起是來做甚麼？」昌姐說。

「Hina倒下了嘛，怕小熊傷心寂寞，所以我們——」智賀忽然意會到自己誤觸地雷，反射的掩住嘴巴。

她們戰戰兢兢地望向小熊，只見她小口的喝著能量飲品，「難喝！」她又喝了一口，「難喝！」她感覺到眾人的視線，才把罐子放下。

「那裡做錯了嗎？」

「你意外的很平靜啊。」智賀說。

「平靜？」小熊歪頭。

「Hina姐姐倒下了，難道你不想哭嗎？」

「斷電停機是要哭的嗎？」

「當然啊！你以後都不能和姐姐說話，不能再和她玩，難道這樣也沒所謂嗎？」

「不能再和Hina玩，所以會感到寂寞，我記住了。智賀會因此而傷心嗎？」

「儘管只認識半天，也會因為同理心而傷心啊。想到自己也會有相同下場，不可能不害怕。」

「為甚麼要害怕？」小熊說，「斷電停機是很恐怖的嗎？」

「斷電就結束了，就等於死了。」

「『死』，我知道死是最恐怖的事，所以會傷心，會害怕。我懂了。」小熊的大眼睛裡湧出淚珠，流淌過紅潤的臉頰，「嗚嗚嗚嗚嗚.....」

「你弄哭她了。」「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？」

小熊霎時哭成淚人，失措的智賀迎來亞里和友梨的側目，她求救的望向昌姐，但她的臉色就從來沒好過。

「嗚嗚.....以後都不能再見了.....好想念Hina.....嗚嗚嗚嗚嗚.....」

「對不起，是我說話超過了，不要哭啦！」

小熊停住淚水，換了張臉，「我那兒做錯了？智賀姐姐的意思不是要我哭嗎？」

明明在烈日之下，智賀的背卻起滿了疙瘩，她忽然意識到，自己正在和一台機器對話

「到此為止。」昌姐伸手隔開智賀的視線，像是斬斷兩人的對話。「不要再在這個話題上打轉，這對誰都沒有好處。」

智賀捏著雙拳，咬緊下唇，把某個要衝出喉嚨的東西壓回身體裡。她垂下肩頭，誇張的搖頭晃腦，「不管了！我只是一隻兔子！夠鐘開茶會啦！啦啦啦！」說罷跳著莫名其妙的舞走開了。

「這傢伙到底是來幹甚麼的。」昌姐嘀咕道，她看向亞里和友梨，兩人下意識的直了腰，「紅楓在那兒？我要把能量飲品發給她。」

亞里指向遠處一間草屋，「最後在那邊見過她。她總是在同一個地方坐很久，應該還在那兒。」

「自願與我們保持距離，這樣對大家都好。」友梨說罷亞里亦附和的點頭。

「謝了。」昌姐提起袋子，就往草屋的方向走去。

「昌姐，」友梨喊住，「注意安全。」

她頭也不回，揮手接住了好意。

# 違和感

拉開易拉環，祐嘉皺緊眉心，強忍泥水般的味道灌進喉嚨。手心的數字緩緩爬升，直到顯示為90%才停下。

電量顯示過最低的數值是80%，換句話說，電量維持在此以上即安全。原本以為毫無用處的數字又重拾了意義。

她把空罐子扔進草叢裡，原型祐嘉絕對不敢做的行為，為她帶來了破壞規則的快感。這兒是荒島，文明社會的規則管不到的地方，自己要盡快適應不同的思維模式，不受無謂的道德思想束縛。

坐著的長椅旁放著數十罐能量飲品，櫻以運動外套作為包袱將能量飲品帶到山上。她的行動力讓祐嘉深感佩服，每當遇上問題，祐嘉還在思索完美解答時，櫻便以粗枝大葉但又極有效率的方式解決。

她輕拍臉頰，告誡遲頓的自己。她習慣一板一眼，做事按部就班。現時這種死腦筋只會拖後腿，必須立即作出改變。

她跳起來大步向前走到櫻的身邊。櫻扭頭過來，黑色運動背心更突顯線條深邃的鎖骨，她踩著扶手欄杆的底部，半身探出了圍欄外。

祐嘉有樣學樣，踩著鏽漬斑斑的欄杆一躍而起。

「很危險啊。」櫻說。

「你不也一樣。」祐嘉語帶強硬。

「我不同啦，像你這種文靜型的，還是不要學我比較好。」

「我在陸運會的短跑比賽得過第四，才不是所謂的文靜型。」

「還真是看不出啊。」櫻以出奇的眼光打量她，「我忘了，這副義體只是一套戲服，並不反映個人性格。」

「不要說我的事了，你發現到甚麼嗎？」

「甚麼都沒有。」櫻放開雙手聳肩，玩樂性的往後倒，在失去平衡前又抓住欄杆。

「你根本沒有用心。」祐嘉決定靠自己。她集中精神看著廢城，首先以一條電線杆為起點，視線順



著電線找到另一條電線杆，如此類推，循著電線一定能找到發電站。

然後，祐嘉很快便栽跟頭了，她順著電線找，結果回到了起點。讀懂了她的微表情，櫻在一旁暗暗笑。也許是上一個分歧點選錯路了，祐嘉選另一條路線再出發。

「你看得好用心啊。」櫻高亢地說。

用鼻子也能嗅出當中的嘲諷味，不服輸的祐嘉揚手叫櫻不要騷擾。她瞪大眼睛，手指在空中比劃。整座城市當作畫紙，以電線玩起了鬼腳遊戲。

可是，這場遊戲像沒有結果一樣，無論祐嘉再三改變路線，最後都會回到起點。她放棄原本的區域，在更遠處的電線杆上重新出發，結果也是在同一個地方繞圈子。

沒道理，這種設計根本毫無意義。就像.....

就像.....

是裝飾一樣.....

「你發現到甚麼嗎？」櫻故意貼得很近，得意的鼻息都吹到祐嘉臉上了。

「你說的對，甚麼都沒有。」心有不甘，但祐嘉還是認輸了。

「我就說啦，」她賊笑，下一刻即收起笑容，「不過，這不是值得高興的事。」她把手貼在額上作觀看狀，「發電站長啥樣的？有辦法從外觀上找到嗎？」

「恐怕，不存在發電站。」

櫻轉頭過來，一張『你逗我玩嗎？』的表情，「你說會有發電站，我們才跑到山上來的。難道是空口說白話？」

「櫻，聽我解釋。」祐嘉用堅定的眼神讓對方靜下來，「現階段，『甚麼都沒發現』本身，也許是一種發現。」

「這句話我超想說一次的，居然被你搶先了，可惡！」

「細心點看，不覺得城市充斥各種不自然嗎？」祐嘉說。

「舉個例子？」

「電線都在一個區域裡循環，這已經是最明顯的不自然之處。剛才被你砸爛的汽水機，上面沒有投幣孔，也沒有電子支付的收費器，這不是很不合理嗎？」

「你說的我都懂，但這兩件事有甚麼關聯性？」

祐嘉沒有立即回答，她指向城市，「看那邊，有一輛藍色的汽車。」

櫻眯著眼睛，很用力的觀察，「看到了，車頂穿了個洞，還有棵樹長出來。」

「現在往左邊望，能看到一輛紅色的車。」

「看到了，然後呢？」

「城市裡到處都有汽車，對嗎？」

「對啊，街道上就有好幾輛，你到底要說甚麼？」

「那些汽車的顏色太過鮮艷，好像都是些名車款，根本不像日常會看到的景像。甚至有種特意放在那邊的感覺。」

「要反駁的話，也許這座城市的居民特別富有，出入都乘名車代步。」

「現在請你找找看巴士。」

「巴士？」她頓了一會，「我找不到。嘿，那兒有巴士站耶，但是，為甚麼會？」她望向祐嘉，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找一找，這座城市到處都散發著違和感。該說，城市缺乏『生活感』。現在的情報還不足以揣測其背後意義，只能說，這裡埋藏著甚麼我們不知道的東西。」

尖聲破音劃過空氣，穿刺祐嘉的耳道。未及時理解情況，她只感覺到胸口被猛力的推撞，兩手抓不穩，身體失衡往後倒地，眼見櫻和斷裂的欄杆一同消失於懸崖之後。

「櫻！！！」

她撲上前，向懸崖下望，斜坡的植被留著一道明顯的拖痕，盡頭的林木擋住了視線。

事發突然，但祐嘉的頭腦相當冷靜，她開始分析：最佳的做法是立即下山找救援，不，一來一回天色都黑了，夜間搜索的難度非一般的高。她望著斜坡，只要多加萬二分注意，自己應該能安全的爬下去，但是，萬一失足滾下去，就沒有人能找到她們了。

腦袋芯片裡的天人交戰，被祐嘉大力拍打雙頰強行停止。剛才不是下定決心要作出改變嗎？怎麼一點突發情況就把覺悟吹到九霄雲外？

她深吸口氣，鼓起十足勇氣，抬腿跨過懸崖。

一對幼小的手環抱她的下腹，強行把她從崖邊拉開。

「笨蛋！你不要命了！」

祐嘉轉頭望見手臂的主人，是本應跟安德魯一組的初秋。

「你為甚麼在這兒？」祐嘉搖搖頭，現在不是考究的時候，「我們要救櫻！她掉下懸崖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，剛才的事我全都看到。你不要衝動，記起我們是仿真人，儘管斷手斷腳都不會痛，也不會昏厥失去意識，櫻一定就在下方，我們只要等她緩過來，再跟她確認傷勢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謝謝。」

見祐嘉放鬆身體了，初秋才鬆開雙臂。兩人步到崖邊，祐嘉曲起雙掌貼在口邊大喊：「櫻！你在嗎！」

不一會，林木後傳來回覆：「我沒事！抓到樹幹沒有掉下去！祐嘉！我看到下方有行人路，你在原地等著，很快就回來跟你會合。」

「注意安全！」

壓在心頭的重物一下消失，祐嘉按住胸脯長呼口氣。一旁的初秋手肘高舉過頭，故作鎮定的假裝伸懶腰。

「為甚麼你會在這兒？」

「你說甚麼呢？」初秋噘嘴，眼睛別往遠處。

「你讓安德魯落單了？大小姐說過——」「是的，我把她留在下面，獨自跟蹤你們上山。那又如何？別用大小姐來壓我，我不是她的爪牙，要去那兒幹甚麼都是我的自由。」

祐嘉不自覺的後退，面前的初秋顯得陌生，說話語氣和態度跟先前的形像判若兩人。

貓一樣的瞳孔在眼眶內轉了一圈，初秋突然記起了甚麼，「喵，逗你玩的喵，我是治癒你心靈的護士喵。」她握起十指擺出貓拳。

沉靜的數秒鐘，初秋的臉頰由粉嫩轉成深紅，她揮揮手，「抱歉，請把剛才的忘掉。那些喵言喵語是演出來的，現在這才是我的本性。」

「也是，一般人才不會帶語癖說話。正常地說話不好嗎？」

「你不懂啊，麻花麻花妹妹頭。」

「麻花！甚麼？！」

「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，像網絡小說一樣離奇。假如不戴上瘋子的面具，搞不好會被壓力擊垮，成了真的瘋子。這是奔三社畜OL的職場生存秘訣。」

「原來你比我大。」祐嘉上下打量初秋，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視線有多冒犯，才收起無禮的目光。

「我猜你大約十八歲，讀書畢業前從未踏入職場，所以社會經驗不足。不過，」初秋煞有介事的繞著她轉了半圈，「意志力和頭腦都相當不錯，觀察力亦很敏銳，居然注意到城市的違和感。」

「你也察覺到城市不對勁嗎？」祐嘉轉身，卻不見她的蹤影。

初秋冷不防從另一邊竄出，祐嘉反射性的縮起身子。

「伸出手來。」她說。

跟不上節奏的祐嘉呆呆的聽話照做，初秋把一個黑色的小物放到掌心。

「蟲！」

「不是！」初秋握住祐嘉手腕，阻止她把小東西丟掉。

祐嘉定神一看，掌心的黑色物體約一節尾指大，表面有光亮的圓形結構，等等，那是——

「針孔攝錄機？」她抬頭向初秋確認。

「這件事我只跟你說，城市裡各個角落都有架設針孔攝錄機。我們的一舉一動正被監視。」

# 紅楓

在午前的猛陽照耀下，凌亂的足跡遍佈沙灘。昨天屹立於此的茅屋已經全數拆除，木條一部份舖在地上，砌出巨大的SOS字樣；另一部份充當木柴，升起一溜黑煙劃過清澄的藍色天空。

SOS不遠處的樹蔭下，祐嘉屈膝而坐，她看著掌上的黑色小塊，回想昨天初秋的說話：

「有人在監視我們。雖然不知道監視者的目的，但我們漂流到島上這回事，並不是一場意外。」

「要不要跟大小姐報告，是你的選擇。緊記要謹慎行事。因為，我們不能確定『發現被監視』這回事，是不是監視者們容許的。」

「我會繼續往島裡探索，你們不用費神找我，有新發現我會再回來。」

「能量飲品，我拿兩罐囉，當作阻止跳崖的報酬。」

針孔攝錄機在祐嘉的掌心翻來覆去，動作毫無意義，可是祐嘉覺得一旦停下來，就代表自己必須下定決心。

把現況告知大小姐是板上釘釘的事情，祐嘉並不質疑其必要性。需要煩惱的點是，如何避過監視，安全地進行報告。

沙灘環境空曠，理論上很難設置監視器，應為最佳的對話場地。然而，昨晚開始，大小姐決定將沙灘的據點移師至廢城裡，城中地形複雜，有太多看不見的角落，監視者的視線根本防不勝防。

能夠不驚動監視者，態度自然的把大小姐引到沙灘來，自己的頭腦真的能想出如此慎密的計劃嗎？

換作是Hina會如何應對呢？

擅於社交的她一定能設計完美說辭，快想想，Hina會怎樣說？

踏過沙子的腳步聲從背後傳來，把祐嘉的心神拉回現實。她將針孔攝錄機收入口袋，轉頭面向步聲的主人.....

人工心臟停頓了兩秒.....

黑色少女的影子蓋過祐嘉的臉，鏡片後銳利的眼光直穿她的靈魂之窗。

「紅楓。」祐嘉開聲才發覺自己的喉嚨在顫抖，「找我有事嗎？」

「我不是叫紅楓，那是我原型的名字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祐嘉反射性的道歉，語氣謙卑得連自己都感到陌生。

「現在，一個人嗎？」她說。

「只有我一個。」嘴巴著了魔似的。

「太好了，沒有人會打擾我們。」

憑空出現一個正方形將紅楓的臉框住。驚訝的眨眼後，祐嘉便意識到那是只有自己看見的電子視窗。鮮豔紅字顯示在正方形旁邊，三角形內的驚嘆號刺眼地閃爍。

### 【警告】

**原型：紅楓**

**危險度：極高**

**罪名：一級謀殺**

**建議：遠離，報警**

~~~~~

那是距今二十多年前，一個連原型祐嘉都未出生的時代，發生了一件極為轟動的兇殺案。一男一女於單位內慘遭殺害，兇手是男死者的未婚妻——紅楓。

她的行兇動機是男方出軌，女死者則是小三。紅楓在審訊中坦誠認罪，最後因為行兇手法殘暴而被判死刑。紅楓放棄上訴，一年後於監獄內接受注射死刑。其名字像墨汁滴入一缸清水般，隨時間丟淡就此被世人遺忘，直到半年後.....

發生了全球首宗仿真人殺人事件，死者是一男一女，兇手是男方的仿真情人，靈魂倒模的原型是紅楓。

原來，紅楓在犯下駭人聽聞的謀殺以前，曾為籌備結婚費用而進行靈魂倒模。初代仿真情人使用的靈魂倒模為五人，紅楓就是當中的『小鳥依人』型號。

發生紅楓事件時，正是阿馬茲科技公司初推出仿真情人的時期。為避免影響公眾對仿真情人的信心，阿馬茲科技沒有回收紅楓系列，反而刻意隱瞞實情，導致紅楓系列被大量生產。

隨時間經過，類似的謀殺事件持續發生。直到政府司法部起訴阿馬茲科技並進行強制回收，因紅楓系列而受嚴重肢體傷害或死亡人數高達八十人，紅楓系列對認證情人的殺害率為四成。

~~~~~

以前，紅楓是只存在於文字裡的人物，被害人也只是籠統的數字。連身處的年代也不同，活在生死線對岸的人。現在，那個書中人就站在面前，平面資訊徹底化成了立體現實。

紅楓雙臂低垂，木訥的站在兩步距離外。祐嘉的手不自然的往半空揮動，試圖關閉警告視窗的舉動引起了紅楓注意。

「關閉視窗的選項在手心。」她提示道。

祐嘉動作生硬的按下掌心內的按鈕，紅楓臉上的正方形終於消失。

「聽說只要我接近到三米內，你們的系統便會開始警報，真是個著重安全的設計。」紅楓的語氣平坦不帶半分感情，無法得知此話到底出於自嘲還是抱怨。

「是啦，紅光閃個不停很惱人，謝謝你。」祐嘉調整表情，模仿Hina的交際式笑容。然而，從紅楓的眉毛得知，她的模仿相當拙劣。

「找我有事嗎？」在氣氛更加尷尬前，她趕緊推進話題。

「有問題要問你，」她說，「你喜歡Hina嗎？」

氣氛由尷尬轉變為難以理解。

「哈？」

相同的問題假如出自櫻或安德魯，甚至是大小姐之口，祐嘉應該會原地爆炸，尷尬得無地自容吧。然而，現在祐嘉的心脈成了水平線，嘴巴如上水的魚般半開半合。

「我的咬字發音不清晰嗎？」紅楓語氣平淡，更顯字句的壓迫力，「我再問一次，你喜歡Hina嗎？」

祐嘉並非『不懂』回答，她是『不想』回答。感覺無論承認與否，都等同把自己最脆弱的弱點置於刀鋒上。

她直視紅楓銳利的眼睛，嘗試看透隱藏於瞳孔背後的意圖。她不敢相信自己正在跟殺人犯對視，就像一場眼力的拔河，只要一刻移開視線便輸了，等於向對方示弱。

紅楓的眼睛烏黑深邃，與白皙的眼眶形成強烈對比。線條鮮明的睫毛像長矛列陣，充滿了敵意和侵略性。水珠在眼角凝聚，一條河流劃過了臉頰.....

她在哭泣.....

紅楓跪到祐嘉面前，緊緊的抱住了她。也許是黑色水手服特別吸熱，讓這個擁抱十分溫暖。

「那個...這是...甚麼？」祐嘉不知雙手該往那處擺，使姿勢十分警扭。

祐嘉慢慢的，試探性的把手降到紅楓背上。她瘦削的身體在顫抖，下巴少氣無力的壓住她的肩膀，在她的耳邊飲泣。

「等等，為甚麼要哭？」說話聽回祐嘉耳中，她才發覺自己在哽咽。

「為甚麼要哭？」這次，她是問自己。

她仰起脖子，好像就能避免淚水突破表面張力。然而，當熱流劃過臉頰，界線被衝破了。

祐嘉放聲嘶叫，十指握起兩個布團，紅楓的上衣也跟著歪斜變形。

「我知道哭是沒用的.....！所以我不哭.....！我想要保持理性，我們才認識不到半天...何來的感情基礎讓我崩潰啊.....！」

去他的理性.....

「好奇怪啊！我們是女生啊！但我真的好喜歡Hina！我好想她能復活！即使把我忘記了，我也想和她再次成為朋友！再次成為認證情人！」

紅楓輕輕拍背，抱著哆嗦的祐嘉，「盡情哭吧，沒有人看見。全部發洩出來，我會接受你的一切。」

到底過了多久？沒有人去計算。

也許是十分鐘？或許半個鐘？

不知道。

只是，對祐嘉而言彷彿隔世。

斷開的理智線重新連接，祐嘉放開手中的布團。紅楓也鬆開了環抱，向後退半個身。



祐嘉看著紅楓肩上一大片淚痕，罪疚油然而生。

「抱歉。」

「不要緊。」她拉住衣領，整理皺巴巴的衣服。

祐嘉脫下眼鏡，狼狽的搓揉眼睛將淚水抹去，「Hina說的對，你不是壞人，謝謝。」

紅楓的表情帶著一點意外，「她，是唯一願意直視我的人。對我這種人，她依然釋出善意。因此，我會為她的離開感到傷心難過。」

「抱歉。」

「為了甚麼？」

祐嘉的手還在抖，害她不能把眼鏡扶正。鏡框歪歪的架在紅潤的鼻梁上。「我誤信謠言以為你是可怕的人，剛才保持警戒的自己簡直像笨蛋一樣。」

紅楓沒有表現明顯的表情，她說，「從昌那兒聽到關於我的事，看來我的原型和同系列的仿真人鬧得滿城風雨。我並非要辯護，只是，她們對我而言都是別的個體，比較像母親和姊妹的感覺。也許我們的思考模式相同，但不代表我會做出和她們一樣的行徑。」

「我相信你。在政府執行強制回收時，有不少紅楓系列沒有犯罪紀錄，民間也有不少抗議聲音。我相信你是好的紅楓。」

「好的紅楓……」她咬住下唇，表現出明顯的焦慮，「難說，有時我也不相信自己。」

祐嘉被弄糊塗了，難道紅楓此行的目的不是破除誤解建立信任嗎？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的屬性是『恐怖情人』，是，有的男人就好這一味。」

「慢著，紅楓系列不是停產了嗎？」

「只是換成地下生產罷了，『禁忌的仿真情人』是鮮明的綽頭，男人肯為此出高價。萬一被抓到，只要說是盜版的便行。話說回來，你認為恐怖情人的關鍵是甚麼？你可以老實說。」

「為情傷人？為了獨佔愛人不在乎偏激手段……」祐嘉越說越小聲。

紅楓沒有表情，應該沒有生氣。

「說對了一半，關鍵點是『情人』的存在。缺乏迷戀對象的我，無法發揮本性。打個比喻，玩心理測驗時沒有符合自己的選項，唯有勉強選一個比較喜歡的，這樣。我作為『恐怖情人』的一面沒有被啟動，就像困在蛹裡不能羽化的.....嗯，飛蛾。」

「必須解除大家的誤會才行。」祐嘉主動拉起紅楓的手，「把你的情況告訴大小姐吧，她很明白事理，一定會願意幫你解釋，讓大家接納你。」

「明白事理嗎.....」紅楓臉上閃過一個表情，轉瞬即逝，那是不屑的冷笑，「就這樣吧，她們是值得信賴的人。你無須在意我的感受，我習慣孤獨。」

祐嘉全身一抖，好像人工心臟被針扎到，「大小姐跟你說過甚麼嗎？」

「並非出自她口，是她的僕人說的。答應我，不要因此心存芥蒂，她們是真心想幫助你們的。」

「昌姐跟你說了甚麼？」

二人對視，紅楓深邃的瞳孔內隱含一絲無奈。

「她說：『自殺吧，這對誰都有益。』。」

「不！她不能這樣說！」祐嘉激動的跳起來，「我們去找她理論！這種話實在太過份了！」

紅楓不可思議的看著祐嘉，「你在生氣嗎？」

「是啊！不行嗎！」

這個女孩，剛才還怕她怕得牙關打顫，現在卻因為一句話而為她抱不平。如此反差實在出乎意料。

「我還以為你是那種文質彬彬的乖乖女，我要重新學習人不可以貌相的道理。」

「好像最近老是聽到這種話。」她抱胸嘀咕。

「祐嘉，我心領你的好意，但請不要跟她們對質。她們是高等仿真人，擁有全部原型時的記憶。也許，我的姊妹曾直接或間接傷害過她們。在弄清楚事情的原由前，你不應該先入為主胡亂批判。」

祐嘉搔搔鼻子，怒火被澆熄而有點失去方向，「既然本人不在乎，我也沒有生氣的基礎了。不過，假如以後被找麻煩，我一定會站在你那邊。」

紅楓的嘴角微微上彎，她首次展現笑容。

「太棒了.....哈.....我好像...有一點喜歡上你.....哈...哈.....」

祐嘉渾身起了雞皮。

「開玩笑的。」

「別嚇我啦！」她撫平雙臂的疙瘩。

不明物體把紅楓的視線拉向下，她伸手於沙地上撿起顯眼的黑色方塊。

人工心臟發瘋狂跳，祐嘉兩手在空中亂擺，像要抓住一個掩飾的理由。

紅楓望向祐嘉，說：

「你也發現了嗎？」

# 秘密行動

崎嶇不平的草地上，來來回回的足印建構出一條小徑，昨天還是新奇陌生的道路，現在已經走習慣了。由沙灘到廢城的十分鐘路程，轉眼便走完。

祐嘉順著印象的路線，走到一間冰室門前，推開玻璃大門進去。

一行以冰室作為新據點，主要是為了這裡的沙發廂座，坐著躺著都舒服。她們四處收集物資，有用的、沒用的、用處不明的，雜七雜八堆在收銀處。廚房則充當糧倉，蒐集得來的能量飲品都放在裡面。

迎接祐嘉的是一片哀寂的空氣，在她讀懂氣氛前，走路不帶眼的女子撞到她身上，女子的眼眶閃著淚光，祐嘉記得她叫亞里。

亞里沒有道歉，一股腦衝出大門跑掉。祐嘉側身，避開差點撞上來的櫻。

「去問安德魯。」她猜到祐嘉想說甚麼，簡短的拋下一句便緊張的跑去追亞里。

空氣瀰漫著飲泣和哆嗦，她環視冰室，努力消化環境資訊。廂座裡，哭成淚人的友梨和出言安慰的安德魯。另一邊，是獨自坐著的智賀，向著天花搖頭晃腦，哼著跑調的歌。

她走向廂座，安德魯抬頭向她，眼神比向友梨。祐嘉默契的點頭，轉向智賀：

「發生甚麼事了？」

「最老的東西是甚麼~是大家出生已學會唱的歌~永遠青春是甚麼~大地的歌每日每夜唱和~」

「抱歉，我想找大小姐，知道她在那嗎？」

「書本中有農場抬頭只得操場~世界哪兒有著農夫在插秧~」

「失陪了。嗚哇！」

祐嘉被從後推撞，她低頭看到一雙小手臂環抱腰部。

「祐嘉陪我玩。」

「小熊，不能推人，很危險的。」祐嘉轉身蹲下來，「發生甚麼事了？能清楚的告訴我嗎？」

小熊用力點頭，「大小姐說大家是報廢品，搜救隊不會來。亞里和友梨哭了。甚麼是報廢品？」

祐嘉壓住內心的波動，她不想在小熊面前表現情緒化，「我去幫你問大小姐，她在那兒？」

小熊指向廚房，祐嘉道謝，輕摸小熊的臉，走了過去。推開厚重的防煙門，走過陰暗悶熱的走道，左邊靠牆是一排鐵架，擺著盛滿灰塵的碗碟，十步的距離便到達廚房，僅有的照明是透過氣窗灑入的陽光。

大小姐和昌姐在廚房的盡頭，一黑一白二人打住話題，一同扭頭向她。

「你公開了報廢品的事？」

「是啊。」大小姐爽快回應，「能量飲品供應充足，暫且舒緩了能源問題，我認為當下是公開真相的時機。意識到危機感，收集能量飲品的工作也會更上心。」

「難道聲音沒有傳進來嗎？大家的哭聲。」祐嘉將手貼到耳邊，「請你多顧慮大家的情緒反應，請你到外面看看大家有多絕望無助。還是說，這是你樂見的結果。」

「祐嘉。」大小姐歪著頭，緩慢眨眼，「我只會做對大家有利的事。她們會支持過去的，櫻和安德魯早已知情，可以擔任解說工作。現時的混亂場面只是暫時性，黃昏前便能平息。」

「一幅高高在上的口吻，高等仿真人就是比較優越。」祐嘉聳肩，「也罷，我這種人根本沒有資格作出批評。我來拿點東西便走。」

她走到一旁的壁櫥，打開來，翻找裡頭的金屬器皿，弄出刺耳噪音。她清出一個空位，擺了個高身鍋。透過金屬反射，祐嘉確定背後兩人都望著她。於是，她從口袋裡掏出一條白色的手帕，向著鍋子展示。

『我們正在被監視』

四秒後她將手帕反轉。

『SOS等』

她把手帕塞回口袋裡，隨便拿了個鍋蓋，低著頭離開了廚房。她沒有和其他人打招呼，逕自走出了冰室。她一直走，不停步，直到回到沙灘上的SOS大字前。

「順利嗎？」迎接她的是蹲在地上等候的紅楓。

「應該吧，我不確定。」她把鍋蓋扔掉，屈膝蹲在紅楓對面，「依照你的策略，我對大小姐說了很過份的話來吸引注意。嗚.....希望她不會生我的氣。」

「你說了甚麼？」

「高等仿真人就了不起嗎？之類的。嗚嗚.....當時腦袋一片空白，隨口就把電視劇裡的台詞搬出來說.....實在太羞恥了.....」她抱膝，把赤紅的臉埋進大腿裡。

「結果好，一切都好。」紅楓說，「話說回來，你說了那套劇的台詞？」

「打住！我不想繼續討論！」

未幾，大小姐和昌姐出現在樹叢後。大小姐看見紅楓時，下巴抬高了幾分，而昌姐的身上則散發著警戒的氣場。

「祐嘉，請你解釋清楚。」大小姐說。

祐嘉聽令站起來，伸手展示掌上的針孔攝錄機，「這是初秋發現的，廢城裡到處都有監視器。」她將至今為止的發現和初秋告訴她的事揉合，做了一次詳細的匯報。

聽過報告後，大小姐和昌姐交換了眼神。大小姐單手抱胸，另一手摸著下唇，「監視器；廢城的違和感；充足的資源補給，綜合以上幾點，仿佛是指出我們來到島上並非偶然，而是出於某種安排。我們的漂流——不，我們被禁錮了。監視者的目標，是我嗎？」

「再細想想吧，大小姐。」紅楓豎起食指攪拌空氣，「假如監視者的目標是你，便不該讓安心信賴的女僕小姐跟在你身邊。而且，我們生前素未謀面。假如是以你為目標實施禁錮，我們沒有被選上的理由。」

昌姐臉色一沉，似是因為紅楓的說話而不悅。大小姐則表情平和，舉止文雅的比了比手，「如你所說，甚麼人才是適合人選呢？」

「從監視者的角度出發，他或他們就是想看一套人性黑暗戲碼，為了存活而不擇手段撕破臉皮互相競爭之類的。比起一班互不相識的陌生人，讓一班相交多年的熟人自相殘殺豈不更具娛樂性。然而，除了女僕小姐外，這兒沒半個你認識的人，由此推斷，監視者的目標並非針對你。」

「你分析得頗透澈，簡直像本人的想法一樣。」大小姐說。

紅楓輕輕的點頭，「會進行禁錮的人都喜歡看別人受苦，從中獲得愉悅快感。因為是我說的，所以絕對沒錯。」

寒毛直豎，斗大的冷汗從後頸凝結。祐嘉的人工大腦快速運算，試圖堆砌一套解圍的說辭。

豈料，大小姐的回應是鋼琴般清脆的輕笑，此舉甚至讓身後的昌姐不禁瞪眼。

「你真敢說，肆言無忌的態度反而有種爽朗。讓我都被你的自信說服了。」「大小姐。」「就這樣吧，不要被原型的過往束縛，請把所知所想通通暢所欲言。」

「我從來就沒在介意。」

祐嘉按著胸脯，沉沉的緩一口氣。白白冒了一身冷汗，但總比鬧得關係僵化為好。

「監視器的事，只有你們知道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紅楓回答，「初秋無意中發現了故障的攝錄機。而我，我有設置針孔攝錄機的經驗，所以對擺放的位置很敏感，容易發現隱藏鏡頭。」

「只能說，真不愧是你。」大小姐此話屬真心讚美還是刻意揶揄，恐怕只有本人才知。「那麼，你還能辦到甚麼？」

「在監視器的死角裡行動，來無影去無蹤之類的。」

大小姐又輕敲琴鍵，「這樣反而會引起監視者的注意，偶爾也請在監視器前露個面。還有其他的嗎？例如反過來找到監視者，辦得到嗎？」

「不能。」紅楓搖頭，「我懂得避開監視，或者在廢城裡尋找安全屋。反追蹤的事我一竅不通。」

大小姐點頭，緩緩眨眼，轉向身後，「昌。」

「我認為她們辦得到。」昌姐走上前，面向二人，「我會教你們進行反追蹤的方法。」

「等等，對話發展太理所當然了！請讓我先喊停！」祐嘉做出停止手勢，剛止住的冷汗又再冒出來，「為甚麼把我也拉進計劃裡了？我沒打算加入下一步的行動。」祐嘉突然醒覺，為何初秋要她當傳話人。

被擺了一道。

眾人都對祐嘉抗拒的態度始料未及，啞然接不上話。

大小姐側著頭，撓起尾指點打下巴，碧綠的雙瞳打量祐嘉。眼下的女孩雙手緊握拳頭，瞳仁在眼眶內打顫。那是發自內心深層的，對未知的不安和恐懼。正值她的年紀，獨自當超市收銀員之類的已是心理壓力可承受的最大極限，與現時嚴峻的形勢相比可是天壤之別。

「祐嘉，請容我說一聲抱歉。你辦事的成熟度實在遠超同齡，讓我忘記了你只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。可是，現實不容我選擇，我需要你。」

「就算把我奉到天上，我也不會因為愧疚而回心轉意的。」祐嘉下意識的抓住裙擺，眼睛看地，強忍表情。

「那麼，我也退出了。」紅楓說，「我原本是打算為你提供協助。既然你要退出，我也沒有參加的意思。」

紅楓的眼睛像擲出了一枝長矛，直插入祐嘉的心扉。她搖頭，斬釘截鐵的說，「住手，別對我進行道德勒索。讓更能幹的人幫忙吧。櫻和安德魯，大小姐都說她們的身體很強壯，我會說服她們幫你的。或是其他人也好，但我是不能.....」

祐嘉抬頭，瞪大眼睛。

「小熊.....」

「吓！？」昌姐散發出如假包換的殺氣。

「不不不！不是這個意思！」祐嘉指向遠處，「小熊在那兒。」

眾人的視線往指尖的方向滑去，小熊跌跌撞撞的越過草叢堆。昌姐回頭望了一眼，便上前截住小熊，不一會又急步回來。

「亞里失蹤了，大家正在分頭搜索。」

失意咋舌的表情一閃而過，轉眼大小姐的臉又回復平靜，「祐嘉，你的斥責是正確的。我沒有顧慮大家的感受，導致了糟糕的惡果。」

祐嘉霎時間跟不上話題，頓了一會才慌張的揮手搖頭，「不，那時的話不是真心的，我只是在.....」

「無論是真心的責斥還是無心的大話，現在都無所謂了。」大小姐拍拍手，「好了，我們的議題就此打住。現在先集中精神尋人，我和昌也會加入搜索。務求在天黑前找到亞里，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個。」她頭也不回的跑走，昌姐抱起小熊緊隨其後。

祐嘉低頭盯著一對陷入沙中的腳，自己到底在幹甚麼.....

大小姐真心真意為了大家而努力，一行人能夠維持穩定的現狀，全靠大小姐的指引和帶領。假如沒有她，恐怕眾人第一天便已各散東西，一盤散沙的在島上等死。



自己非但沒有分擔工作，反而在被需要時退縮。

「我真是太差勁了。」

紅楓接近祐嘉，她一手搭著她的肩膀，另一手豎起食中二指點住祐嘉的頸部。

「假如這是一把刀抵住脖子，你在死前想做甚麼？」紅楓語氣輕柔，冰冷的聲音飄入耳道，像一團白煙幻化成手摸住她的腦勺。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不準問，把你想到的第一件事說出來。」

祐嘉握住脖子前的手說：

「首先抓住持刀的手往外扭，迫對方鬆手繳械，然後肘擊對方腹部，在對方鬆開擒抱時馬上旋身施力將對方摔在地上制服。」

祐嘉邊說邊比動作，紅楓望著她，默默無語。

「怎麼了？是說，現在問這個是要做甚麼？」

「噗...」紅楓不禁弓腰，「哈哈哈哈.....」

祐嘉不知所措，為...為甚麼要笑？

「你這人真有意思，哈哈。」紅楓的指尖劃過眼角，將愉快的淚珠彈去，「連我也沒料到這樣的回答。果然，跟著你一定不會感到沉悶。」

「夠了，到底是怎麼了。」祐嘉兩手抱胸，不屑的抬高了鼻頭。

「原先呢，我預料你會回答『死前我要再見Hina一面』諸如此類，怎料你居然直接來一套防身術，你這人真的有夠奇怪的。」

她心想：『奇怪』二字不到你說。

「步調被打亂了，該如何是好呢。我原本要說的是：監視者的資源一定比我們豐富，假若我們反客為主，不止能解決能源問題，甚至能逃離荒島也說不定。到時，你也能再次與Hina重逢了。」

祐嘉把臉埋進雙臂裡，感覺人工大腦在融化糊成一團，她無地自容得連海浪也在嘲笑。

紅楓捏住她衣袖的一角，試圖把手臂拉開。

「別了，讓我靜會兒.....」祐嘉蹲下來，有股把頭埋進沙裡的衝動，「你原意是想開解我吧，我怎麼能笨到搞錯意思，浪費你的好意。」

羞恥和自責圍繞身旁，祐嘉自閉了好一會，直到身體意識到陽光的溫熱和海風的吹拂。

她微微抬頭，與紅楓對上視線後又馬上縮回臂膀裡。

「五分鐘。」祐嘉說，聲音像壞掉的收音機，「五分鐘後我們去找亞里。」

「再多的五分鐘也可以。」

空氣中剩下信天翁的鳴叫。

## 留下你的印痕

地上的灰塵厚比地毯，讓行過的人印下清晰的足跡。友梨扶著灰矇矇的牆壁，續步跟著印痕前行。

即使是仿真人，視力卻和常人相差無幾，昏暗的環境使內心醞釀不安。狹隘的通道一直伸延，直致她到達一個寬敞的房間，黃昏的顏色隱約照進來，叫不出名字的傢俬雜物靜靜的填滿了空間，好像一群熟睡的動物群落。

友梨停下腳步，寂靜的空氣夾帶著呼吸聲。她順著聲音走去，繞過由雜物組成的迷宮，在終點找到她所追尋的。

「亞里，找到你了。」她說。

盡頭的人影瑟縮在影子裡，緊緊的抱住自己，像一顆頑石。

「友梨嗎？」她哽咽，「為甚麼知道我在這兒……」

「黑暗和狹小的地方讓人安心吧，我也一樣喜歡這樣的地方，只要待著就能使頭腦靜下來。」友梨說，「回去吧，情況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我不回去。」她說。

「聽過大小姐的話後我也很怕，覺得已經沒救了，只有死路一條。但安德魯說，我們仿真人只要持續喝能量飲品便能過活。不用煩惱食水問題，也不用維持體溫，不怕蚊蟲，不怕野生動物。我們這副身體要在荒島生存其實意外地簡單。」

友梨邊說邊輕步走近——

「不要過來！」

友梨止住腳步，她未聽過亞里如此大聲。

「我沒事，你先走吧，我待會就會回去。」

『好的，請保重。』平時的友梨大概會這樣回答，然後轉身離開。然而，她打從心底裡，覺得此時絕對不能棄亞里於不顧。這股毫無根據而又違反理性的衝動，也許能算是一種本能吧。

她再度邁開步伐，小巧的步音如同鐘擺一樣『踏...踏...』。

對亞里來說，每一下都是如雷貫耳。她的身體縮得更小，巴不得化作一溜青煙，鑽過雜物的狹縫逃去。

隨著距離拉近，亞里的輪廓亦漸見清晰，除此以外，腳邊的一個物件映入眼簾。就像被刺痛了眼睛，友梨不禁嘶聲。

一塊染上液體的玻璃碎片。

亞里把玻璃推到身後，好像事情能當沒發生過。這反而讓友梨的視線轉移到亞里身上，她左邊的衣袖深色了一大片。

友梨蹲下來，與亞里視線同高。她伸出手，她往後縮。她抓住濕透了的手臂，她放棄掙扎。

她把她的手臂拉到面前，影子裡看不見衣袖的顏色，也許這是件萬幸的好事。

亞里淚眼婆娑的目光照得友梨一陣熱，她突然意識到現在的氣氛十分羞恥。空氣好像蒙上了一道白霞，訕訕的視線越見模糊。

友梨咽一口水，給自己下定決心。指尖捏住衣袖的一角，緩緩的向上拉開。

各種恐怖的聯想像彈出式廣告一樣擾亂她的心神。時間續秒過去，聯想亦續一得到了印證。

臂彎像一條被砍伐的樹木。恐怖的痕跡佈滿了整條前臂，不斷的有液體從傷口裡滲出，凝聚，滴到地上。

「我甚麼也感覺不到。」亞里說，「甚麼都沒有.....以前只需要割三刀便能鎮靜下來。但是，這副身體感覺不到痛，無論割多少次也不痛。我需要痛。」

亞里想抽回手臂，但友梨不容許，兩手拉住她。

「對不起，我以後不會的。不要跟別人說，求求你。我不要被當怪胎，友梨，求求你。」

面對亞里氣急敗壞的懇求，友梨甚麼都沒說，只是靜靜的靠了過去。亞里未弄懂友梨的本意，身體卻自然的配合著。

友梨坐於亞里的大腿中間，拉著她的手臂放在肚前環抱自己，對方的體溫從背脊傳來。

友梨撿起三角形的玻璃碎片，上面還滴著液體。

「當心，會割傷你的手。」

「這正是我要做的。」

她把玻璃交到亞里手中。

「割我的手。」

亞里霎時接不上話，呆滯片刻才說：「別說傻話，你怎麼能代替我——」

「會痛吧。」友梨說，「割我的手會讓你感受到痛。」

—

—

「會。」她說。

「三刀而已，可以喔。」

亞里依然猶豫，友梨勾著她的衣袖，讓玻璃接近左臂。只要亞里拒絕，她隨時能甩開友梨。可是，她任由友梨帶領，將玻璃壓到手臂上。

玻璃滑過人工皮膚，劃上一道印痕。

「太淺了，下回再用力一點。」友梨說。

「嗯。」

為了更好施力，二人調整姿勢，讓身體貼得更密。友梨右手摟住亞里的肩頭，讓她的下巴枕在自己的肩膀上。亞里要承受二人份的重量，她背靠牆壁，左手撐地穩住平衡。

玻璃整好角度，左臂亦靠了過來。玻璃抵住幼小的前臂，在上一道淺痕的下方，綿力由左至右。玻璃輕易切入，撓起一層皮。液體從縫中溢出，流到地上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下回小力一點。」

兩臂自動復位，再一次，玻璃緩慢地劃過手臂。皮膚於玻璃後綻開，液體從底下滲出，被表面張力拉住停留。左手輕輕握拳，順著玻璃切口旋轉，精準的畫完第三道印痕。

急速尖銳的呼吸漸催平靜，黃昏色的陽光打亮她們的身體。兩人都不願做出呼吸以外的多餘動作，靜靜的，直致陽光從她們身上移開。



# 不平衡

昨夜灑落的大雨今天形成遍地水窪，像開出了傳送門連接另一片天空。炎熱的陽光扭曲空間，整座廢城仿如蒸籠。

祐嘉沐浴在豔陽下，人工皮膚感受著透心溫暖。換轉是原型的她，因為害怕曬黑，馬上就會躲進陰影裡或打傘遮陽。能毫無顧慮地體驗陽光的舒服，算是仿真人專屬的小確幸吧。也許，在世界的另一角，她的姊妹會如此想道。

沉甸甸的背包讓祐嘉覺得自己矮了幾分，區區半打能量飲品便足以令她吃力。仿真情人的力量比常人低，而催生這項設計的罪魁禍首就在眼前。

紅楓的背包很小，只裝了些小型輕巧工具。她的力量比祐嘉還要弱，甚至連把毛巾扭乾也做不到。男人索求紅楓病態的愛，又為了自身安全而加諸限制，這副扭曲的慾望體現不禁讓她聯想到河豚刺身。

兩人在街道中央走著，泰然的接受午陽的暴曬。直到熟悉的冰室招牌映入眼簾，紅楓的步伐腴腆的減慢。

「我從後門進入，待會再見。」她說。

祐嘉急忙拉住紅楓的肩膀，好像遲一秒她便會霧化消失。

「一起走正門吧。」

紅楓扭頭過來，臉上沒有表情，「我沒所謂，只是，舖裡的空氣會因此變得難聞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會幫你，是時候讓大家化解誤會。關係總不能一直僵持下去，猜疑只會徒增大家的壓力。」

祐嘉推著紅楓的背，一同跨進冰室正門。

「歡迎光臨！請問幾位！」智賀從座位上跳起來，模仿侍應的口吻。

「兩位。」試圖活絡氣氛的祐嘉應道。

「一段時間沒見，原來是你。」櫻看到祐嘉自然的笑了，然而，當視線移到她的身後，那新月般的笑容立即躲進積雲後。

果不其然，紅楓的出現像扔下一顆臭彈，眾人的臉色都難看起來。(除了智賀，她的臉是另一種意義的難看。)紅楓本人卻是愛理不理，對著玻璃門自顧自的整理瀏海。

「你們準備外出嗎？」她看見櫻背著背包，身後的安德魯和小熊也一副整裝待發的樣子。

抓住話題，櫻擠出笑容說下去，「是啊，我們要去南部探險。」

「探險！」小熊神情興奮的高舉雙手。

「其實是去收集能量飲品。」安德魯拍拍小熊的肩膀說。

「辛苦了，你們是我們之中最壯的。」祐嘉向背包比了比，「這一點點的量便讓我吃不消。」

櫻笑得更開，舉手撐起不存在的二頭肌，「體力活就交給我們吧！」

「喔！」小熊有樣學樣。

「小熊還需要些日子呢。」安德魯說，「祐嘉，有沒有甚麼想要的東西？」

「想要就說吧，我們都能找來。」櫻下巴往廂座點了點，那兒坐著亞里、友梨和智賀，桌面上擺著一副飛行棋。

「嗯.....」祐嘉單手托腮假裝思考，她並無特別想要的東西，但為了把話題接下去.....「小說和漫畫都可以，能消磨漫漫長夜的精神食糧。」

「好！幫你找一套充滿力量的磚頭書。」櫻爽快答應。

祐嘉轉頭，問紅楓：「你呢？」

此料不及的櫻唐突收起了笑臉，如此反應早在祐嘉預期之內。即使自己會被厭惡，她也想協助紅楓盡快融入團體，而不是當匹離群小羊。

「是呢，那麼.....」紅楓指尖撩著髮絲打轉，「透明的魚絲和手套，能找到嗎？」

「啊，我正好知道那兒有。」櫻努力維持平靜的笑容，「你喜歡釣魚嗎？」

紅楓烏黑的眼睛遠去，嘴角詭異地上彎，「是啊，釣魚呢。」

另一邊廂，智賀般到六，她拿起棋子走了六步。

踏踏踏踏踏踏



「哈哈，她在開玩笑。」祐嘉搭著紅楓的肩膀猛晃，讓她的辮子像鐘擺般晃動，「這傢伙是很幽默的。」

櫻的唇角抖動，像嘴裡含住蒼蠅。

「我們去跟大小姐打招呼，祝你們一路順風。」

接著，祐嘉帶住紅楓和窘態逃進了防煙門。她按著胸脯，似要壓停亂顫的心律。

「你啊，我把球傳給你，不是要你對她們用扣殺。」

「開玩笑而已。」

「雖然這種說法很失禮，但你要顧及自己的身份再開玩笑啊。」

「我有納入考慮，所以笑點才成立。」她推眼鏡。

祐嘉給她一個白眼，「有時，我不禁懷疑你真的是那個惡名昭彰的紅楓嗎？總覺得性格和印象完全對不上。」她往廚房步去。

「我的本性要在情人認證後才能啟動，現在就像——」「像心理測驗，你之前說過了。」

二人通過走廊，恬靜的空氣使她們也不自覺的放輕腳步，空氣中傳來低語，隱約聽見是大小姐和昌姐的對話。祐嘉無意偷聽，只是她們靠得夠近，而廚房裡的二人又剛好沒注意到。

廚房的正中央，二人站在同一個影子裡。昌姐抱著大小姐，兩手摟住她的後腰，高大的身軀令她的站姿略為駝背。昌姐背對二人，看不見表情。大小姐閉著眼，慈祥的臉朝向上，枕著昌姐的秀髮，手貼住她寬大的後背。

「我受夠了。」那柔弱的嗓子，無法相信出自昌姐。

「你已經做得很好。」

「我不要了，一秒都不想繼續。」

「雙日，我的乖女孩，從少就愛撒嬌。」

祐嘉感覺耳根熱得要著火，燒融連接下顎的螺絲，整個下巴掉到地上。

昌姐的背影突然一顫，勢如猛虎扭頭。兩人及時縮進牆裡，空氣飄來沉實的腳步。

「哇，我們撞中了最糟糕的時刻。」祐嘉掩著紅透的臉，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怎麼辦？裝作沒看見嗎？藉口！快找藉口！」

當祐嘉心亂如麻時，紅楓轉身走開。

「紅...等等我！」

語未畢，紅楓一手把鐵架上的碗碟掃到地上。刺耳的碎裂聲，把祐嘉的理智通通吹飛。

「你們.....」昌姐從牆後跳出，目光迷離，衣衫不整，髮絲紊亂，氣喘吁吁吐著白霞。

「祐嘉，笨手笨腳。」紅楓指住她尖聲譴責。

「吓！」祐嘉感到天旋地轉，腦海上刮起一場猛烈的颱風。一道雷直劈海面，電到祐嘉內心深處。「哎呀！看我多不走心！衣服勾到都沒注意！」

昌姐的胸腔激烈的起伏，視線在二人身上彈跳，她長吐口氣，似是接受了解釋，「進來吧，這兒我待會再收拾。」

「真的非常抱歉。」

她們走入廚房，昌姐接過祐嘉的背包，把能量飲品放進斷電的冰箱裡，大小姐臉不紅氣不喘的站在原位。見到二人，她搬出社交說辭噓寒一番，祐嘉也機械式的回應。恐懼迫人成長，她的說話能力突飛猛進，好像只要停止說話，那頭名叫難勘的怪獸便會甦醒，一口把眾人咬死。

等到氣氛緩和了，大小姐發下命令：「昌，空罐子累積不少，應該要拿去丟掉清理。祐嘉，可以去幫忙嗎？」

「舉手之勞。」祐嘉說。

兩人提起牆角的兩袋垃圾，走出廚房，往走廊的另一邊，從後門離去。

所謂的丟垃圾只是幌子，目的是合理化祐嘉和昌姐離開廚房(脫離監視)的理由。

她們轉進暗巷，這裡經確認沒有監視器，算是意義上的『安全室』。

昌姐把垃圾丟進大型收集箱內。她半拉開手套，望著手心對錶，「我們有五分鐘，請長話短說。」

祐嘉從口袋掏出平板，外觀和仿真情人的用戶手冊一樣，然而，那是屬於昌姐的東西。即使外觀相似，內容物卻是天淵之別。她們仿真情人的用戶手冊充其量只是將紙本電子化，比喻來就是唯讀CD-ROM。

昌姐持有的是真正的平板電腦，不只具備太陽能充電功能，性能還是最高規格。通俗地描述，是會

讓持有人馬上成為朋友焦點，假如拿著走到街上絕對會被搶的程度。

「依照吩咐，開著app在廢城逛了一圈。」她把平板交給昌姐，「這樣就能找到監視器的信號源嗎？」

「你能放一百萬個安心。」昌撥開瀏海，瞳孔對正平板的前置鏡頭，藍寶石色的瞳孔一閃，便把平板遞給祐嘉，「地圖。」

祐嘉聞言從另一邊口袋取出摺成細塊的地圖，攤開來，上面粗糙地畫著廢城的地形。昌姐的指尖在南部位置打圈，「這兒探測到特別多3C產品，對這裡深入調查。」

「了解。」

「發現可疑的地方也好，別在同一處逗留太久，那兒很可能是監視者的據點，一定要謹慎行事。」

「明白。」

「另外，」昌姐拉開手套看錶，「和你的新朋友處得如何？」

祐嘉立即意會到是說紅楓的事，同時令祐嘉回想起，昌姐曾對紅楓說了很過份的話。

「我們關係融洽，她是個很友善的人。」祐嘉特別注意咬字發音清晰。

「不錯，保持現狀，時刻警惕。時間差不多。」昌姐沒有正眼看她，把手套拉上後轉身便走。

「昌姐。」

祐嘉喊住，她停止步伐。

「你曾經叫紅楓去自殺。」

「是。」

發話前，祐嘉預料昌姐會矢口否認，或以語言偽術砌詞詭辯，然而，坦率的態度反而打亂祐嘉節奏。昌姐背靠著牆，雙手合十置於下腹，以沉默催迫她說話。

祐嘉抱胸表示不滿，「這種話太過份了。」

昌姐往空中擺手，像那是無關緊要的瑣事，「我故意煽動她的情緒，假若真的聽話自我了斷，那對我們是最有利的。她要是心生怨恨，我也能在她動手前制止。以上兩項都比現時好，未爆彈可是最危險的。」

祐嘉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，她應該清晰地表達了自己是站在紅楓那邊的。但是，昌姐居然毫不修飾地說出刻毒涼薄的話。立場不被尊重，使祐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，她想要發火，但木柴是濕的，不能燃燒。

「紅楓說，她作為恐怖情人的性格未被啟動。現在，她是無害的。」

「現在的她是無害的。」昌姐食指點著下巴，每說一個字便點一下，「你變相承認她的本性是『有害的』。」

「你這是偷換概念！」祐嘉大動作甩手，那是反射性的，出自本能的動作，祐嘉自己也被稍稍嚇到，「現在的紅楓不是壞人，沒必要視為異己。與其浪費精力向友軍張牙舞爪，倒不如集中精神對付真正的敵人。」

昌姐抬高鼻子，似是對她的強烈反應感到意外。「2177年，你當時幾歲？」

十歲，祐嘉馬上換算好答案。但是，真正要思考的，是問題背後的動機。昌姐將要提出論證去打擊祐嘉的立場，直接回應如同空手格擋尖矛，徒勞，且廢掉可以還擊的雙手。

此時問及年齡，難道要以年長者的身份來施壓嗎？不，她有著身為上流人士的高傲，自尊心不容許用人身攻擊此等低級手法。想不通自己的年齡與紅楓有何關聯，祐嘉選擇保持沉默，抱胸，等昌姐接話。

「總共十四個，」昌姐沒頭沒腦的說，「一月兩個，三月一個，五月兩個，八月三個，十二月六個。2177年，死於紅楓系列的人共有十四個，是歷來最多的一年。然而，這只是受害人總數的冰山一角。」右手手腕反轉朝天，食指指住祐嘉，「以上是我所提出，證明紅楓系列需要警惕的論據。輪到你了，能證明紅楓不是壞人的論據是？」

大腦晶片高速運算，此時必須謹言慎行，她需要一個鐵打不動的有力論據，足以一擊即中反駁昌姐。

「那些都是進行過情人認證的紅楓，和我們身邊的這位完全不同，不能混為一談。」

「把她和她們區分開來的關鍵點是情人認證，的確，沒有進行認證前便傷人的案例。」昌姐點頭，「換句話說，『情人認證』便是束縛她的枷鎖，能拉住她不跨過紅線的鎖鍊。與鎖對應的是鑰匙，能夠解開枷鎖的鑰匙到底是甚麼？」

不等回答，昌姐接著說，「一個吻，無關愛與慾，單單的物理接觸。啵，好朋友紅楓消失，恐怖情人

紅楓登場。她成為她們的一份子，你還能保證她是獨特的嗎？」

空白

沉默

屈辱

不忿

雙拳緊握，眼睛看著地板，在磚縫尋找辯詞。

雙腿步入視線，昌姐的影子擋住陽光。

「大小姐的敵人才是我的敵人，現時大小姐信任她，我亦不打算再對你的朋友做甚麼。這是束縛我的鎖鐐，只要她不碰觸紅線便能相安無事。」

祐嘉以沉默捍衛體無完膚的尊嚴。

「拖太久了，走吧。」

兩人離開暗巷，沒有對話。沉默，那怕是一個感嘆詞都沒有。

她們回到廚房，昌姐在門框前停步，祐嘉差點撞上去。她抬頭，究竟是甚麼擋住她？

比視覺還快的居然是聲音，『滴...踏...』，遍地的液體。站在窪上的紅楓手上拿著刀，刀尖滴著液體。工作檯上躺著一具軀體，液體沿金色的髮絲滴落。

# 事態失控

空罐子的碰撞聲遠去消失，廚房剩下紅楓和大小姐一黑一白的身影。紅楓望向牆邊的一排空櫈，徑直走過去，背包放在腳邊，撫平裙子坐下。

大小姐跟過來，紅楓抬頭，色彩繽紛的盒子搶佔眼光。

「請你吃。」大小姐說。

她遞出一盒彩虹色的馬卡龍，外型小巧玲瓏，甜絲絲的香氣撲鼻，最適合拍照打卡『呃Like』。馬卡龍與大小姐的洋裝十分合襯，畫面簡直像廣告海報。

紅楓輕手推開盒子，說：「仿真人不能吃普通的食物，你應該比我們都清楚，路易絲•伊莉莎白，仿真人權利基金會主席。」

大小姐微微一笑，緩緩眨動眼睛，「這是表達友好的開場白。」

「我不習慣迂迴的客套話。」

大小姐帶著儀態坐在旁邊，馬卡龍置於大腿上。「那就開門見山吧。我正在研究吃普通食物的方法，長遠解決電力問題。」

大小姐靠近紅楓，手指向她的下腹，「仿真人的肚裡有一個酸液池，功能等同人類的胃，所謂的酸液是數以億計的納米機器，可以分解物質轉化為電力。理論上，酸液可以消化任何東西為電池充電。那麼，為何我們不能吃普通食物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大小姐笑而不語，她拈來一塊粉紅色的馬卡龍，張開嘴巴放進口裡。她用力吞嚥，喉嚨隆起一個小塊垂直下滑，到了末端便停下，隨即倒退回頭，她吐出馬卡龍，以手掌接住。

「看懂了嗎？」大小姐對喉嚨比畫，「關鍵點在食道。仿真人的食道在攝食過程充當監察角色，必須通過系統認可，納米機器才會開始消化工作。能量飲品含有特殊的信息素，等於通行證，讓食道對酸液說『Yes』。如果食道說『No』便會強迫吐出，即使蠻力突破，納米機器亦不會工作。」

「把食物搗碎，混合能量飲品服用。」紅楓往半空比手勢，「已經試過了把？」

「食道對異物的感應非常敏銳，這個方法行不通。」

紅楓攤手，「看來整套系統無懈可擊。對不起，我無法為你提供任何建言。也許，你可以去拜託祐嘉，她的頭腦比我好。」

「不，這件事只有你辦到。」大小姐牽起她的手腕，站起來，帶到櫥櫃前。她從刀架抽出鋒利的菜刀，反轉刀柄向外交到紅楓手上，「我要你劃開我的臉。」

紅楓看著菜刀，刀身像鏡一樣倒映大小姐認真的表情。

「你要做甚麼？」她冷冷的說。

「首先劃開人工皮膚，露出義體的骨架部份，接著我會重駁食道的線路，改寫系統增加食道認可的事項。」

「聽著像解剖青蛙一樣，」紅楓把菜刀湊到眼前，視線擦過刀鋒望著大小姐，「你的女僕不願意做嗎？」

「是因為辦不到，她沒有這個權限。我們是高等仿真人，代表我們的行動會受到更多限制。她負責服侍我，因此系統限制她不能傷害我，合理吧。」

「你大可以自己動手。」

大小姐二話不說舉起另一把菜刀刺向下腹，刀尖於一厘米前停下。她又把刀砍向脖子，同樣在極近距離停止。她左手壓住刀背施力，但持刀的右手紋風不動，像石像一樣固定。

「這就是理由。」她把菜刀放回刀架，「防自傷功能，我不能對自己動刀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和隱姓埋名的仿真情人不同，高等仿真人是原型身份的延伸，要顧及形象而加以諸多限制。」紅楓把菜刀放在桌面推開，「非常可惜，我是文科的，理科領域我一竅不通，請你另覓高明。」

大小姐按住菜刀，推回去，「那部份我會交給昌來做，我要拜託你的部份只是劃破我的臉。限制她行動的是臉容辨識，只要系統無法辨認我的臉，她便能進行改造食道的工作。」

「喔。」紅楓頓了一會，「你的女僕反對這個做法。」

「所以趁獨處時積極說服你配合。」

「為甚麼是我？」

「你覺得其他女孩的膽量足夠下手嗎？」大小姐坐上工作檯。

「剛才說了，我是文科的，連解剖青蛙也會手抖，別指望我的手法有多俐落。」

「放心。」她優雅地平躺，「你很有天份。」

~~~~~

廚房顯得格外昏暗，急躁的呼嘯像劇烈拉奏的小提琴。噁心反胃的鐵鎚敲打祐嘉的脊髓，不存在的胃袋令噁心感轉化為下腹異常的不適。

轟！

像是工地裡才會聽見的聲音，昌姐的手抓住門框，黑色的裂縫劃過灰色的混凝土牆，牆皮灰從天花抖落。

眼看衝突一觸即發，祐嘉本能的撲上去抱住昌姐的手臂。感覺就像抱住一條鋼鐵，她立刻就明白兩人機體上的天壤之別，昌姐一但動手，自己根本是燈蛾撲火。語言是她唯一的武器。

「昌姐！冷靜等等！一定不是你所想的那樣……」她越說越小聲，連自己都說服不到。

「放手。」

昌姐閉著眼，那不是被憤怒沖昏頭腦的人應有的舉動。但祐嘉還是緊抱臂膀不放，自己答應過紅楓會站在她那邊，現在放手就等如屈服了。

像是知道祐嘉不會放棄，昌姐先放開門框，雙手低垂。「大小姐，你瞞著我。」

工作檯上的大小姐坐立起來，背向門外的二人。紅楓此時遞上毛巾，她接過後以毛巾包頭蓋住了臉。

「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得救。」大小姐的聲音隔著毛巾而朦朧。

「出去。」昌姐側身，指著後門，「祐嘉，紅楓。」她依然閉著眼，似要困住某個東西在身體裡。

紅楓把菜刀放下，走過門框，她的衣服都濕透了，沾染著顏色難看的液體。她望向祐嘉，「走吧。」

祐嘉忘了如何說話，只好傻傻的點頭，放開昌姐，跟著紅楓由後門離開。



## 唯一無二的知心

骰子清脆的落在桌上，智賀拿起棋子走了五步，「輪到你了。」

回應她的是尷尬的沉默。於是她低頭向前一頂，頭上的兔耳甩到對面座的大女孩臉上。

「哎呀！」亞里掩著鼻子後退。

「到你了，不要發呆啦！」

「對不起。」亞里拿起骰子擲到三，棋子走到相應格數。

「接著是友梨。」智賀催促道。

友梨望著棋盤放空，眼睛完全沒有對焦。智賀拉下兩邊耳朵，挪動身位，放手扇了友梨一客兔耳三文治。

「哎呀！」

「你們倆，不想玩就直說啊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友梨摸著紅粉的雙頰，像兔耳掉色沾上般。

智賀把棋子掃開，徑自執拾物件，「算了，不玩了，都心不在焉的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她們異口同聲說。

從智賀的嘴型得知，這不是她想聽到的回答。

「我們再玩些別的吧。」友梨握住智賀的手腕，瞪大了懇求的眼睛，「這次會專心的。」

「好吧，不準發夢啊。」

「嗯嗯，那麼要玩甚麼？」亞里附和道。

智賀把桌面清空，留下一顆骰子。「是說不知不覺間，其他人都組成一團了。櫻和安德魯和小熊、祐嘉和紅楓(她們是怎樣好起來的?)、大小姐和昌姐，餘下我們三個呢。嗚哇，小組報告的PTSD要發作了.....」

「你算漏了，初秋呢？」

「她是孤高的貓，因此不計算在內。是說，她和祐嘉和紅楓好像在幫大小姐做事，不知道打算計劃甚麼。九頭蛇萬歲！」

「大概，出發點一定是為我們好的吧。我的頭腦不是很靈光，也許時候到了，她們自然會揭曉。」

「兔子吃蘿蔔，貓吃魚。」智賀拍打腦袋，像接收不良的收音機，「總之，我們還不了解對方嘛，趁現在加深認識。」

「好啊，要做甚麼？」

「輪流擲骰子，然後說關於自己的事。擲中的點數越大，要說越私密的事。」

對面的二人面面相覷，結果還是點頭了。

「讓我先擲吧。」友梨拿起骰子擲到桌面。

點數是一。

「要...要說甚麼好？」

「甚麼都好，說自己喜歡的食物怎樣？」

友梨深吸口氣，像要鼓起勇氣下定決心，「我喜歡港式奶茶，午飯一定會點一杯。」

「不是很簡單嘛，到我囉。」

「我也喜歡奶茶。」亞里湊近頭說。

「我的回合，抽牌！」智賀把骰子扔到半空，「看我擲個『滿堂紅』！」

「一顆骰子何來滿堂紅。」

骰子落下，點數是三。

「哈哈，到我了。我要說關於我和朋友的故事。」智賀戲劇性的輕咳，「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了，所以用她最喜歡的栗子來代稱。我們是同班同學，栗子是班上的壞份子，就是那些三五成群上課搗亂的團體。不過，我和栗子是從小學一年級便同班的青梅竹馬，所以她的團體不會騷擾我，有事也會幫我擋，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，說完了！」

「就這？」

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我和栗子的故事可以說上一千零一夜。」智賀把骰子推到亞里面前，「到你。」

亞里撿起骰子，隨手一擲，點數是六。

「哇！」智賀按住桌面誇張的探身，「你要分享秘密。」

亞里怯懦的搓揉手指，友梨投以關心的眼光，她點點頭心領好意，「這是我的朋友，和她的朋友的故事。A是一位外向的女生，不論男女都能友好相處。B則性格內向，A是她唯一的朋友。」

亞里按住心口，緩了口氣，說：「兩人都認識男孩C，而B暗戀C。A想撮合二人，於是常常安排活動拉B和C一起玩。久而久之，C居然對A生了愛戀之情，還向A告白，而A竟然接受了。被背叛的B跟A決裂，斷絕來往，同時失去友情和愛情的B萬念俱灰，開始割腕自殘——」

「冒昧一句，」智賀舉手停止，「難道，你就是朋友B？」

「不是。」亞里斬釘截鐵，「B後來燒炭自殺，救回了性命但腦部受損成了植物人。A是世界上最差勁的人，我每晚都會因她的所作所為感到噁心，她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，每分每秒都想詛咒的人。」

亞里頭腦一晃，突然從負面情緒中清醒。

「對不起，說過頭了。」她別開臉，拉拉手袖，「提到A的事我便拉不住情緒。」

「嗚哇，嗚哇，這個話題也太Dark了。不用說到這個地步啦，這只是一場遊戲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還好嗎？」友梨安慰地輕拍亞里的背，她點頭示好。

「評論你的朋友好像有點失禮，但是，事情的責任不完全在A那方吧。」智賀說，「B有為這段感情付出甚麼嗎？追求C的過程中她有做主動嗎？」

「這個.....當然.....」亞里眼神閃縮，她打撈腦海，卻找不到能回嘴的記憶。

「A的出發點本來就為了好友，她既主動又努力，相對之下B就只是坐享其成。而且C男也有選擇的自由吧，對A告白根本合情合理。的確，接受C男告白的A是有點不爭氣，但也不能就此抹煞之前的努力。這就被你一生詛咒的A也太可憐。」

「她不值得同情，A就是個婊子！B是...不對...我...對不起.....是智賀小姐不對，不該胡亂妄加評論！你根本不明白！我是...對不起...我不知自己為甚麼會這樣.....」亞里越說越大聲，越說越靠前，突然，又像斷電般跌坐回沙發。

亞里把臉埋進手裡，十指都在發抖。友梨抱住她寬大的雙肩，盡可能安撫她。

智賀大動作低頭把耳朵甩到桌上，「是我不對！對不起！兔子不乖！我們趕快繼續吧！讓我先來！」她拿起骰子一擲，用力過度，骰子在桌面連跳幾下，掉到地上，滾進雜物堆裡。

智賀從座位跳起，趴到雜物堆前，「我真笨拙！哎！耳朵好礙事！」

「要幫忙嗎？」友梨正要起身，卻被一道小力拉住衣角。

友梨回頭與亞里的視線碰個正著，淚光在眼眶中搖晃，臉色潮紅，雙唇合成幼線。

「現在要做嗎？」友梨虛音道。

亞里默默的點頭，抓住衣角的手握得更緊。

「我們到後巷去吧。」友梨握住亞里的手腕，從廂座站起來。

把自言自語的智賀拋於身後，兩人離開冰室，轉進旁邊的小巷。亞里低頭望地，任由友梨牽拖，直到小巷深處。

在一個陽光照不到的角落裡，友梨從口袋取出紙團。掀開外層報紙，空氣飄散著油墨臭，躺在內頭是一塊三角形玻璃碎片。

她把玻璃交給亞里，自己拉高衣袖，露出厚厚的繃帶，她解開被液體染色的繃帶，底下是傷痕纍纍的左臂，液體不時從傷口溢出。

「對不起。」看見自己的罪證，利刀插入心裡，淚水湧出眼眸。

「沒關係，我明白的。」

友梨轉身，縮起身子緊靠亞里，「快點做完回去，不然又會被說嘴。」

「為甚麼...？」亞里虛音帶著哽咽，「為甚麼要做到這個地步.....」

「說甚麼？我們已經是認證情人，無論做甚麼我都會陪你。」

「我不值得你待我好...」

「因為你想贖罪？」友梨說，「你就是朋友A·B的悲劇讓你無法釋懷，覺得自己帶衰而變得內斂，不願再與別人交集，割腕是為了感受B的痛苦。」

玻璃落在地上，雙臂抱緊了友梨。

「你明白...你真的明白.....」

「嗯。」友梨撥開搔癢臉頰的髮絲。

「請答應我，無論發生甚麼事，都絕對不要離開我。」

「嗯。」友梨放鬆身體，抱著亞里的臂膀，「我們沒有其他同類，請你也不要丟下我。」

靜謐的時刻並不持續，腳步打破了恬靜，巷子的另一端轉進兩個身影，是昌姐和祐嘉。

沒有多餘的時間給友梨吃驚，亞里拉住她縮到垃圾箱後躲藏。友梨站不住腳，摔倒時亞里墊在下方，一臉撞到她的胸脯。

「別出聲。」亞里壓住她的背虛音道。

怎麼可能出聲，這副模樣要是被看見了，可不是被說嘴就能了事。

連日來二人不時都會在角落裡為亞里舒解壓力，親密接觸早就不少。可是，像這樣的正對面零距離接觸是第一次。

昌姐和祐嘉在說話，沒有發現二人。距離太遠，她們都聽不到說話內容。亞里伸長脖子，探頭往垃圾箱後察看，淚痕未乾卻換了張認真緊張的臉。

友梨內心的驚慌一掃而空，自然地抱住亞里的腰，感受溫暖的安心感。會否被發現甚麼的已經無所謂，她私心希望現在這個時刻能永遠停駐。